

美里笔会丛书之十一

再见风车

▼
季人
▲





作者简介

季人，原名张猷疋，任教职。自小喜欢写作，一九六八年曾与朋友组织“新声”文组。三年后“新声”停刊而停笔。一九九一年因美里笔会之成立而重新写作，用知庸、鍾泛、七哩湾、泛舟等笔名在本地报刊文艺园地或专栏发表文章，本书是作者近年来作品之结集。

马华文学电子图书馆



PERSATUAN PENULIS CINA MIRI
美里筆會
MIRI CHINESE WRITERS ASSOCIATION

美里笔会丛书之十一

再见风车

季人著

美里笔会出版 1997

再见风车

作者：季人
校对：李艾媚
出版：美里笔会

PERSATUAN PENULIS CINA MIRI
LOT 213, 1ST FLOOR, BANGUNAN S. S. CHIA,
1 MILE MIRI-BINTULU ROAD, MIRI.

印刷：美里天成印务公司
NO. 10-C, GROUND FLOOR MUKUM HUA BUILDING,
JALAN RICE MILL, 98000 MIRI, SARAWAK.

发行：张猷正
LOT 2731, BOULEVARD GARDEN,
JALAN PERMAISURI-PUJUT,
98000 MIRI, SARAWAK.

版次：一九九七年九月初版
定价：RM12.00

目录

自序

散文

- 神山去来 1
- 那段种胡椒的日子 5
- 吃小老鼠的故事 12
- 珠巴河边的小故事 15
- 那天，那诚恳的司机 20
- 那一条路 24
- 股市散户 27
- 人造湖点滴 31
- 油城今昔片段 34
- 浪拉玛的“雷” 40
- 食水岭之恋 43
- 长路漫漫 46
- 六载结缘 50
- 泰国去来 53
- 父亲 59
- 诡异 65
- 踏上黄金大道 69
- 黄金大道旁的村落——都九 73
- 再见“风车” 76
- 三个老人 79
- 悼去世的祖父 88
- 红水河畔 91

目录

评述

进补 94

猎人头 98

礼让 103

农药 106

爱护图书馆, 读者有责 109

涨价种种 112

本地书香 115

更换身份证 118

传灯的人 121

难为校长 124

扩建与登记 127

直上中 ---130

请机器人抓药 133

三年评估 136

毽子 139

谈晓笛与征帆的诗作 142

读《红尘有泪》 147

序

为了出版这本书，曾犹疑了好一段时间。

从小也喜欢涂涂写写，但未曾想过要出书。

中学毕业后，和一班爱好写作的朋友们，在报纸上编写文艺副刊，但也不曾有出版个人专辑的念头。虽然那个时候文风颇盛，写作者涌现，但却缺乏文艺发展的条件。

此后二十年，因工作关系，东奔西走，几乎忘记了文艺写作这回事。一九九零年末，北砂几位资深写作人，有感于本区写作者长久以来各自孤军作战，往往在写了一段日子后，得不到赞赏和鼓励，就停笔不写。在这种情形之下，许多有潜能的写作者都被埋没了。他们咸认为有必要联合北砂的写作者，组成一个写作团体，以举办各种文艺活动，推动文艺发展。让彼此有机会在一块观摩切磋，取长补短，进而也能与外地文艺团体加强联系，交换心得，美里笔会就是在这种情形下成立的，而笔者有幸参与了这个文艺团体的筹组工作。

美里笔会成立后的短短三、四年内，就资助会员出版了七本个人专辑，是为“笔会丛书”系列一至七。在见猎心喜的情形下，自己也想来一个尝试。然而在搜集文稿时，才发觉过去所写作的东西在质与量方面都有所不足，结果只好暂时作罢。

今年，总算稍为振作，多写了几篇。算算也可以结集出版了。但再把稿件细读一遍，又兴起藏拙之念。出来社会工作几十年，人生经历可以说是丰富了，要把这些感受

诉诸文字，却又是另外一回事。写出来的东西，虽不致词不达意，但总觉得不符合自己的要求。

考虑再三，几乎又要敲退堂鼓了。

写作人辛苦耕耘，都想别人在他的作品中了解他的思想，他的感觉；让别人分享他的心得。他的见解，就凭着这一强烈的信念，《再见风车》这本书付梓出版的事实才肯定下来。就把这一本书当作一个比较的基点吧。由这一本书，可以调整将来的步伐，就好像评审一场演讲比赛或歌唱比赛，评审员必须打下第一位出场者的分数。接着下来的分数将根据与第一位出场者的比较而增删。万事起头难，没有开始怎么可能有延续与往后的超越呢？

本书一共收集了三十九篇文章，分为散文与评述两大类。大部分是一九九一年至一九九七年间所写，其中也有一、两篇一九七零年的作品，早期的作品很多都遗失了，收集这两篇也可当作一种纪念。

“再见风车”是本书其中一篇文章，描述几时在乡间的情景。利用这一篇的题目作为书名，是带着缅怀的意味。现今这充满竞争与压力的社会中，人人生活忙碌，精神紧张。再加上人与人之间的种种利害关系，道德观念日趋淡薄，风气日渐败坏，如果本书的出版，能给予读者一些启示，将是作者最大的愿望。

神山去来

仰头望天，深邃的苍穹，
还是那么遥远难测，
并不因我们攀高了一万三千四百五十五尺
而拉近了多少的距离，
俯身下望。江山万里，
望断归路。

神山——一个令人响往的名字。

爬神山，是我多年来的心愿。

去过云顶，去过金马崙高原；到过马当山，也到过姆绿山，但神山始终缘慳一面。

听人说，爬神山除了年青力壮，还需能忍苦耐寒，否则必半途而返。想着，数着日子，惟恐「马齿渐长」、「脾肉复生」老之将至，体弱力衰，何从一偿宿愿。

然而，机会来临了。乘着五月假期，我踏上了征途，攀登神山。

从亚庇到神山，莫约八十多公里之遥，乘巴士费时两小时有馀。由山脚沿山坡盘旋而上，起初尚道路平坦，一会儿已进入丛山环抱中。眼前不是高峰，便是深谷，凉风习习，远山如黛，人人不禁精神一振。在左弯右转的当儿，导游员指着说：「看！那就是我们的目的地」大家翘首一望，呀！白云高处，竟隐约露出奇峰的顶端，观之有如「天山」仙境。以处身两千多尺的高度，仰望一座一万多尺的山峰，真的以「天山」呼之更为恰当。我不禁遐想，「天山」上究竟蕴藏着什么？

三千尺、四千尺、五千尺、我们抵达五千尺神山公园的进口处，也是巴士旅程的终点。

神山公园进口处有了望台，有渡假屋，奇花异草，山明水秀，但我们仅能走马看花，略作留连，因为艰辛的旅程，将在明天开始。

隔日九时，装备妥当，自神山公园六千尺处，开始洒开步伐，向十一千尺高的目的地进军，脚下跑的梯级山路，有时绕山而走，有时穿山而行。行行重行行，七千尺、

八千尺，初时尚脚步稳健，不多时已举步艰辛，看到迎面而来的爬山同好归程，挤着一脸胜利的笑容，声声鼓励，不禁又激起无比雄心，九千尺，十千尺，十一千尺，旅者的栖所终于望了，同时耳边也响起了下午二时的讯息。

在十一千尺的高处，已「不似在人间。」苍烟袅袅，似云似雾，随风扑面。望来路，绿波一片。翘首前程，迥然一变，峭壁悬崖，不知高尽何处，幸而户内尚有人间烟火味，让这些进入仙境的凡夫俗子，能一充饥囊。

凌晨二时，夜梦惊醒，昨日的周身酸疼依旧，眼前是更大的挑战。在漆黑中，仅靠背负的电筒照明。一行人前前后后，鱼贯而行。攀高履低，手足并用，古人所说的「蜀道难，难若上青天」，应该也不过如此。天上的星星，似乎特别清晰，在向我们眨眼，好像欢迎我们的到访。

十二千尺，十三千尺，已接近黎明时光，最后的时刻到了。朦胧中可见光秃秃的小石，宽广的山脊平道，然而，大家的气力差不多已耗费殆尽，由开始的十数步一停，已变成五步、三步一歇。体内的自然反应正和高山低压力作最大的抗衡。远望神山之巅，有如咫尺天涯。这时是意志力，体力和大自然阻力全面对抗的时候了。「不到长城非好汉」。纵使耗尽体内最后一丝气力，也不甘承认失败，这是爬山者共同的信念。

凌晨六时许，一行二十余人，经历千辛万苦，凭着一股坚忍不拔的毅力，终于攀上了东南亚最高峰——神山之巅。

初阳正从地平线升起，柔和悦目，星辰已逐渐隐去。寒气好像无形的刀剪，一直向人体肌肤进袭，但是，我的心却是那么炽热，一种胜利，满足的意念在心头并出，在

这神山之巅，我想欢呼，我想大喊，让山下千千万万的人，分享我的成功，为我高兴。然而，四周是空荡荡的，听不到声音的回响。

仰头望天，深邃的苍穹，还是那么遥远难测，并不因我们攀高了一万三千四百五十五尺而拉近了多少的距离，俯身下望，江山万里，望断归路。

造物者毕竟伟大，在这人人欲想攀登的最高颠峰，竟是一堆乱石砌贴而成的长形石台，应该是不超过一百方尺的凹凸表面。我向旁探首，一阵眩晕，连忙闭目。陡直的峭壁，就在我身旁，往下深无尽处，我暗自祈祷，切莫地球振动，否则石台乱石分离，我们将不知落往何方？

对面的来路上，有一座旋转式的山峰，浩大磅礴，形式极美，气势极壮，另一旁则怪石重重，我尽目在寻找望夫石，终于看到一座酷似的人像。美丽的故事，永远脍炙人口，坚贞的爱情，永远留传人间，异族的交流，依然是古人先过后人。且不提那传说中的汉族青年是否薄情寡义，或归途海中遭遇不测，美丽的鲁顺公主却永远受到后人的钦佩与爱戴。

古人说：「智者乐山，仁者乐水」山上的这么多奇峰怪石，巧夺天工的造型，即使智者穷一生精力，也未必考究得出所以然来。

七时许，日影已斜，苍云四合，淹没了万里江山。我们正处身在云层高处的「天上」，就要返回「人间」。

不舍再三，频频回首，我们总得踏上归路。

他日有缘，将再到此一游。

那段种胡椒的日子

有时在斜度很大的山坡上，一倾斜则连人带梯翻落在地上。还有椒叶底下躲藏着整人的毒虫，一时不注意就会被螫得双手红肿、痛苦难耐。

在一九五十年代，当胡椒价格好的时候，它曾经是砂罗越主要的经济出口产品之一，为砂罗越赚取了不少外汇。当时，在许许多多的农村中，农民皆以种植胡椒为主要农作物。韩战结束后，世界市场对胡椒的需求量很大，价格趋向最高峰，其时白椒的价格，每担在千元以上，折合现在的公制，每公斤应该是十六七元至廿元之间。与现在的市价每公斤约三元相较，差距实在太大了。而卅多年前的廿元的价值跟现在三元的价值相比，更是不可同日而语。但是当年胡椒的好价格也仅是维持了几年时间，然后逐渐下跌，由每担千多元落剩九百元，八百元……最后创下每担七十多元的最低记录。价贱伤农，从此种植胡椒业一直陷于低潮。

除了价格低的因素以外，胡椒疾病也困扰着椒农，加上肥料、杀虫药价格上涨，种胡椒再也不是一种有利可图的行业，椒农纷纷忍痛把椒园改种可可、香蕉、榴榴或其他农作物。在胡椒价格顶峰的时候，种椒人笑颜逐开，生活富裕。但并不是说所有的种椒人都能捞得满盘满贯，那些看到别人种椒赚大钱而跟着才去种的人，可能是起步稍慢，当一二年后能得到生产时，价格已没有那么吸引人了。辛劳所换来的，也只是一家的温饱而已。而我家，也正是那些起步稍慢的一群，在种胡椒的那段日子中，没有尝到任何的惊喜。

回忆起来，那应该是卅七、八年前吧，我们住在离美里市区约一哩外的郊区，家父在离屋子不远的溪谷地带，种了一百多棵胡椒。有一天，家父从椒园回来，衣袋里掏出一串刚成熟的椒串向我们展示。椒粒饱满硕大，使人爱

不释手。这是我第一次见识到胡椒，从此，我也会学邻家的小孩子，去捡拾那些早熟而掉落在地上的椒串，浸在空的冬菜罐中，制成白椒，装在小布袋中，拿去巴刹卖。换来作为自己的零用钱。记得第一次我拿了一小袋胡椒去卖，还买了一瓶价值十元五角的斧头标酒回家去给母亲喝。

第一次种的胡椒刚长成可以有收获了，家父却把它以二千元的价格卖给别人，而我们又在离市区更远的大山背买了一块长满果树的山芭，家父由於发觉种椒有利可图，决定放弃原来的锯木工作，在新买的山芭种植胡椒，而我也真正的参与了这种工作。

种胡椒，没有身历其事的人，真的是体会不到其中的酸、甜、苦、辣。如果有本钱，较困难的工作能雇人帮忙，自然轻松写意得多。如果没有本钱，凡事亲力亲为，买肥料、日常伙食又要向商店老板赊账，那真是一项不易为的工作。

种胡椒之前先要砍芭、锄地。这两种都是费时费力的工作，等到烧好芭，锄好地，栽上幼苗，可以说工作已接近完成了一半。接着下来是下肥、除卓、过椒柱、屯椒等等。那个时候幼椒苗一支三、四角钱，一根盐木柱长约十二尺，需二元多，加上肥料、杀虫剂，种上三、五百棵胡椒，本钱也得花上一大笔。贫苦人家，勉强凑足一百几十元去买了幼椒苗，再也无剩款买肥料和椒柱，只好焚烧木材火灰做肥料，好在木材多得是，邻近砍伐不尽，总算解决了贫农的一项难题。至於盐木柱，则往森林中，寻找其他不易腐烂之硬木代替。在森林中，最容易找到而又适合做椒柱的木材是冰片(KAPOR)。这种木材高大，直径五、六尺，高十多丈者比比皆是，但是要把它砍下，剖开成一支

支长十二尺、直径六寸的圆木柱可真不容易，真是要耗去椒农不少的力量。

幼苗长到两尺多高，就要立上木柱，然后用麻皮把把它绑在木柱上，让它沿着木柱向上生长，这种麻皮也很讲究，是一种生长在森林中的麻皮树，砍下浸在水中。外皮腐烂后剩下内皮，晒干而制成。这种麻皮柔软性韧，绑着椒茎，既不致伤害椒茎幼嫩的表皮，也不会妨碍它的长大，因为经过了风吹日晒，当椒茎粗大时，麻皮会断裂，而椒茎的吸着根也紧紧的附着生长在椒柱上了。

幼椒苗附着生长在木柱上不久，必须把主茎切断，让它分支长出两条或三条支茎同时向上长，这样才会生出更多的枝叶，才会长成簇簇大丛，通常一棵照顾良好的胡椒，在种后十八个月就会长到木柱顶端，这时就不再让它往上生，而要切掉它向上生长的大茎，使它向横发展，经过两年后，枝叶茂盛时，起码要三个人拉起手来才能绕它一周，这时也是它的高产量时期，收成好的每一棵可采得白椒七、八斤或整十斤，少的也会有三、四斤。

说也奇怪，种椒人皆有这样的经验。在三十多年前，随意把幼椒苗种在土地上它都会生长，茁壮。有时枝叶过于茂密，不会开花、结实。还得雇人采摘一部份椒叶。采摘叶子后的椒株，枝叶扶疏！得到阳光的照射，必会开出繁密的花串，结成累累的果实，这也许是新耕荒地，养分丰富，适合各种植物生长的缘故。但是三十多年后的今天，即使把一块原始森林开发来种胡椒；希望它叶子长得稍微茂密都不容易了，更遑言采摘叶子了。有人说这是气候的关系。也有人说这是多用化学肥料的后遗症，更有人

说这是「地运」。土地也有兴衰的运气。姑且言之，信不信由你，但事实的确是这样。

在椒园中生活的孩子，都希望每天学校有上课，因为去学校读书，就可暂时避开椒园中那种繁重的工作。在没有上课的日子里，每天都必须工作到灰头灰脸、汗流浹背。最轻松的工作莫如拔草。但一个上午蹲着拔草，到吃中饭时，两只脚都已麻痹了。又如采胡椒，除了矮处探手可及外，高处还要利用椒梯，爬上爬下。地势平坦尚不要紧，有时在斜度很大的山坡上，一倾斜则连人带梯翻落在地上。还有椒叶底下躲藏着螫人的毒虫，一时不注意就会被螫得双手红肿、痛苦难耐。

在椒园里，草永远是拔不完的，而拔草也是小孩子专有的工作。从椒园的这一端拔起，花了几天拔到那一端，回头一望，这一端的嫩草又冒上来了。

胡椒一年要下肥两次，除了用火灰之外，用钱买来的肥料最常见的是虾糠和黄豆饼。用虾糠还比较省工，用黄豆饼就辛苦了。黄豆饼是外地制造进口的。圆形、厚三、四寸，有汽车的轮子那么大。坚硬沉重，施用前必须全家总动员，用砍刀把黄豆饼砍成小块，浸水少许，使它腐化后，才浇到胡椒根地上，通常砍碎黄豆饼都要花上好几天的时间，砍到筋疲力尽，双手疼痛不止。

施肥时还要挑泥，把新的泥土覆盖在肥料上面。挑泥是沉重的工作。以前雇人挑泥，一天的工资普通是十元，上午下午除点心外，还供给午餐，午餐丰富，猪脚煲咸菜，大碗酒大块肉，吃后才有力气工作。

胡椒成熟的时候，是农人最忙的季节。大家的胡椒同

时成熟，很难请得别人来帮忙，所以必须大清早起身，赶着去采椒，到傍晚看不清楚的时候才休息。有时人手不足，熟透的椒串掉落了满地，损失可就大了。

采下来的胡椒，装在麻布袋里，丢到池塘里去浸水，十多天後捞起来，把腐烂的表皮洗净，剩下一粒粒的果实。晒乾後就是白椒。装在麻布袋中。就可以出售了，如果种有整千棵胡椒，无论采椒、洗椒、晒椒，都是大规模的工作，需要巨大的人力。

有时人手不足，为了减少浸椒、洗椒、晒椒的工作，椒农把成熟或未成熟的椒串采下来，制成黑椒。制黑椒的方法很简单，只要把采摘下来的椒串，用脚踏踏，使原本成串的椒仔粒粒分离，然後放在烈日下晒乾即可。省工省时，但价钱比较低。

在盛行种椒的最初几年，风调雨顺，价钱高昂，一些有资本或刻苦勤奋的椒农，种上一千株或更多胡椒，也的确能捞得风生水起，笑颜逐开，而那些没有资本，或土地面积不广，仅种植三、五百株者，起码也能一分耕耘，一分收获，生活写意。但「人无千日好，花无百日红」，价格经过了最高峰，过後是无可遏止的滑落。「屋漏偏逢连夜雨。」胡椒传染病又接踵而来侵袭了。

在各种胡椒疾病中，最使椒农色变的莫如椒瘟，椒瘟的传染毫无徵兆，前一天看去尚是一大片青翠欲滴，第二天可能是枝叶枯败坠落，惨不忍睹，真是血本无归，欲哭无泪。那些运气好的农人，即使能躲过椒瘟的侵袭，但由于价格低贱，收入不足以弥补成本。所以在一九六十年代之後，种椒已变成一项毫无保障的投资了。

一九五十多年全家投身椒园，那时我仅十岁左右，每天下午学校放学，就得赶回家帮忙、拔草、下肥、胡椒，永远是做不完的工作。一年之中，仅能在大节日及农历新年休息几天，接着又是同样工作的重复。从年头到年尾，又从年尾到年头。风风雨雨，匆匆的渡过了整十年。最后在胡椒业的低价与疾病两大厄运阴影下，惨淡收场。

说实在的，我家在种胡椒的日子里，费尽劳力，仅取得起码的回馈，没有任何值得回味的地方。可是，对我来说，那段在胡椒园中渡过的童年，却使我难忘。尤其垦荒的艰辛，挑泥、采椒时的热闹。

吃小老鼠的故事

我把它洗干净，正拟自己大快朵颐，却发觉喉部肌肉自然的痉挛收缩，无论如何都放不进嘴里去。

许多年以前，为了工作，我到一遥远的内陆乡镇去。

这个乡镇滨临河畔。三面环水，背靠山丘起伏的原野。虽不能被形容为山明水秀，但至少也是纯朴超俗，触目青葱。弯弯长流，魁伟老树，富自然的美。

住在当地的居民，除了少数的华人之外，大部分是原住民的加央人及肯雅人。这两种民族一向以善良、率直、好客、好酒著名，与华人交往而通婚者不少。彼此间的关系，以「水乳交融」来形容也不为过。

当年，这地方的交通很不方便，对外的联系仅有水路。货轮、拖船、长舟是常见的交通工具。一切日常生活所需，完全靠货轮载来。出门等船期，就像在城市里等巴士一样。所不同的是巴士也许五分钟、十分钟就有一辆，但是货轮则要一天、两天或三天、五天才有一趟。

在这几乎与外界隔绝的环境中，我一住就是六年。

六年，这是不短的岁月。间中也有不少遭际。「入乡随俗」，也分享了不少以前未曾听过的、见过的当地传说与习俗。其中，吃小老鼠就是一件使我难忘的经历。

据当地的一些老人说，生吃刚产下来的小老鼠对人体有莫大的好处。它不但能强身健体，而且能疗治内伤，达到「有病治病，无病强身」的效果。尤有进者，如果一口气吃下一胎七只初生小老鼠，就可防邪避降，妖魔不侵。不过，一胎七只小老鼠极为罕见，所以到底有没有人见过或吃过，就不得而知了。总之，一些人对此传言深信不疑，遇有初生小老鼠则从不放过。

一天，当我在厨房的一堆废弃纸箱中突然发现一窝刚生下来蠢蠢蠕动的小老鼠时，立刻想起当地人们的传言。

它们真的有这种功效么？我觉得很怀疑。看着那几只尚未开眼，薄薄的透明表皮裹着红红的身子的小老鼠，真不相信有人敢把它活吞下去。小心翼翼地，我把它们洗净置放一小碗中，一共是五只。如果再多两只就属珍品了！我喊来隔壁一位青年朋友，想问问他有没有勇气吃。岂知他一听之下，喜出望外，老实下客气的抓起一只往嘴里塞，再喝一口白开水就吞下去了。看着他那津津有味的神情，我鼓起勇气，也有样学样的一口一只，连吞两只，五只小老鼠就这样他三只我两只的吞到肚子去了。过后他问我还有吗！下次有的话记得通知他。

再过一个星期，我又发现了一窝刚生下来的小老鼠。我把它们洗乾淨，正拟自己大快朵颐，却发觉喉部肌肉自然的痉挛收缩，无论如何都放不进嘴里去。虽然手中已执着一只小老鼠，喉咙似乎是对我抗议一样，不接受这食物，连试几次都是这样。最后我把它们送给那位朋友享用。到现在我还在想，到底第一次我是怎样能够吞下去的。

老鼠的人类有百害而无一利，可能前人就是要制造这种传言，以达到灭鼠的目的。所以那些能够「甘之如饴」的嗜食小老鼠的人士也不必因多杀生而耿耿于怀，因为他们的做法也算是为民除害。否则，鼠辈大量繁殖，人类受害不浅。

后来我离开了那个乡镇，也不曾再作类似的尝试。茶餘饭后，总喜欢以此事作为谈话的资料，令朋友们瞠目结舌，不敢相信。

珠巴河边的小故事

结果“叔公”接下来整整一个礼拜，每到傍晚都坐在那堆木板上，目不转睛的遥望天空。等待神仙再度出现。

人生多变化，世事如棋局。在许许多多变化遭际中，包含着不少的偶然与巧合，沿着这些偶然与巧合去追寻，是否会发现过去，现在与将来，中间有着一道无形的轨迹，或者也就是所谓的“缘”。

多年以前，我曾在珠巴河畔，渡过一段不算很长的童年时光。多年以后，那已是人到中年的阶段，当我重回珠巴河畔，却已找不到童年时期珠巴河畔的丝毫景象。林立的工厂、整齐的商店，以及钢骨水泥的洋房，代替了以往木板锌片的板厂及公司屋。唯一没变的也许是对岸那一片连绵的椰林吧。在这多年以前及多年以后中间的某一段日子，我却曾在他乡，乍遇一位几乎已在记忆中消失的童年玩伴，勾起过去在珠巴河畔的一些小故事。

屈指算来，也应该有四十年了吧。那是在五十年代。大约六、七岁的我，刚由外地搬来，跟父母住在河边的公司屋。父亲在河边的一间板厂当锯木工人。锯木厂的地点在目前珠巴一号路与二号路之间的河边。公司屋是整排的，有许多单位，住着许多家庭。公司屋前面是大马路，直通市区。由于珠巴区不是油田公司的采油区，所以不像埔奕、罗东、加拿大山的大路小路都铺上柏油。这条直通市区的大马路是泥沙路。平日汽车也不曾见到一辆。徒步前往市区是平常事，如果能拥有一架脚踏车已是很了不起的事了。

那时的珠巴河毫无污染的现象。河面广阔、船只稀少。大人们时常恐吓着说河中有鳄鱼，所以小孩子都不敢到河中去游泳。偶而也只是在河边看马来人撒网、钓鱼。中午时分，在烈日暴晒下，平静的河面时常会有水怪在翻

腾乱滚。在河边板厂做工的人看惯了，习以为常，说那是河猪，翻出河面来晒太阳吧了。

五十年代的教育还不普及，六、七岁的我还没有进学校读书，终日就是和住在公司屋的孩子们嬉戏。我们最常玩的游戏不外你躲我寻。板厂的旁侧，摆满了一排排锯好的木板，等待出售。玩游戏的时候，我最喜欢躲藏在这些摆列整齐的木板底下。由于我身躯幼小，钻进木板底下，谁也找不着，可是木板堆底下阴暗潮湿，有时不免被在木板底下做窝的小蚂蚁咬到疼痛不耐而跑出来。当时年幼无知，也不知道木板底下可能会有毒蛇、蝎子等毒物匿藏。总之，没有发生意外事件倒是大幸。

一天傍晚，又是工友们吃饱晚饭，闲聊散步之时，小孩子正玩得兴高采烈，忽然远处有人大叫“狂人来了，狂人来了，快走呀！”大人们匆匆呼唤孩子走避。一时鸡飞狗走，场面混乱。我呆了一呆，不知如何是好。远望马路尽头，有一个赤裸的男人跑着过来。耳中也听见妈妈在很远的对面马路上惶急的大喊“XX，快走呀，狂人来了”眼见其他小孩都跑光了，我灵机一触，飞快的跑到木板底下钻进去，一动也不敢动。奇怪！平时躲进去总是被蚂蚁咬得满身，这次却一只蚂蚁也没有。静静的躲到一大群人惊慌慌来寻找时才爬出来。事后听说那个狂人原本是村里的居民，从市区回来，经过坟场时不知怎么忽然把全身的衣服都脱掉，赤裸的跑回来。沿途行人竞相走避，并且出声示警，后来有人骑脚踏车去市区报告警察，警察来到才把他制服，押去马打寮。

不知道什么时候，我们中间来了一个新玩伴，是从巴

干来的。“巴干好远哦！比大山背还要远，走路要一天才到”。大人们都这样说。“爬上加拿大山望过去，那濛濛的地方就是巴干了”。大人们想进一步形容巴干的遥远。其实，在小孩子的心目中，去市区就是很远了，比市区更远的地方，怎样加以比喻和解释也不会有多大的差异。总之，他是从一个我们还不能想像有多少远的地方来的就是了。他的个子比我们高大。到这里住在一个亲戚家中。他的亲戚说他的名字叫做“牛黄头”，就是很顽皮的意思。但是我们并不感觉他顽皮，也不难相处。他的胆子比我们大，我们处处以他马首是瞻，也许是年纪关系，他并不常跟我们混在一起，只是喜欢高高的站在板堆上眺望，或坐在上面沉思。

一天，他告诉那位我称呼他为“叔公”的亲戚说，在前一天傍晚，当他在木板堆往上望时，看见高高的云端有两个人冉冉而过，其中一个还抽着香烟并且向下望呢！那位“叔公”听了连声说可惜。“你真有缘，看见仙也不知道”他对牛黄头说。结果“叔公”接下来整整一个礼拜，每到傍晚都坐在那堆木板上，目不转睛的遥望天空。等待神仙再度出现。我们这一班小孩子，看见“叔公”每天都呆坐木堆上，便上前问他为什么。他说“我求仙哦！”“仙”真的这么万能么？在孩童的心灵中，“求仙”也没有“你躲我寻”那么有趣呀。

在珠巴河边只度过短暂的一年，之后，我们举家二度搬迁了两个地方。小学、中学，童年、青年，为了生活，我来来去去更换了好几处工作场所，较后，我到一乡村，作了较长时间的逗留。傍晚时分，我总习惯地到乡村小店

和村民们谈天。也不知经过了多少年，有一次，我和其中一位村民偶然谈起儿时的往事，竟然发现他就是被称为“牛黄头”的那位。

“原来你就是遇见仙的那位？”我惊奇地问。

“原来你就是躲在木板下的那位小孩子”他也无限惊奇的对我说。

“当时你真的看见神仙在腾云驾雾吗？”我想打开长大后才产生的心中的疑团。

“我也不敢肯定，也许是仙，也可能是鬼”他迷惘的说。

6-6-1993

那天， 那诚恳的司机……

「他要我赔偿五百元。
我跟他讨价还价，并且
对他说，如果我在事情
发生后立刻一走了之，
你可就要自叹倒霉
了。」

那天，参加一项会议。会议结束，主持会议的B小姐松了一口气，跟大家闲聊一番。

「一桌丰富的晚餐报销了！」B小姐惋惜地说。

「为什么呢？」一位朋友发问。

「我撞坏了别人的车子。」B小姐回答。

原来昨天B小姐为了公事，在停车场满座的情况下，把汽车停在别人汽车的后面。匆匆回来开车时，倒退把别人的车子撞上了。

「我在现场等了十五分钟，那架车的车主才出现。」B小姐说。

「他要我赔偿五百元。我跟他讨价还价，并且对他说，如果我在事情发生后立刻一走了之，你可就要自叹倒霉了。」

那位车主想想也不错，结果退让一步，答应收二百五十元算数。

「因为我是一个基督徒，应该以诚待人。」B小姐对我们说。

第二天，下午五时许。细雨纷纷。又塞车了。尽管红灯已过，青灯亮着，前面的车队，依然像蜗牛般缓慢。三条平行车线，我靠在最左边。忽然，「哗擦」巨响，接着刺耳的煞车声。我还来不及转回头去看是那儿发生车祸，一架厢型大车已碰上我的右侧车门，顶着我右边前端的反射镜。我的心一沉，两架车同时停了下来。我从左边车门钻出来，发觉对方车子的前端讯号灯破碎了。而我的右边前后车门凹入少许，漆脱落了不少。无端端被对方撞到，心中不禁恼怒。正想找对方司机理论，那家伙却申诉是别人

的车子横冲直撞。使到他为了闪避别人而冲向我这边。那是一架保安公司的车子，运载保安人员换班。现场虽是红青灯所在的交通要道，却不见有交通警察出现。那司机好像很诚恳的对我说，不要惊动警察，他愿私下解决，赔偿损失。并且说，他弄坏公司本身的车子，肯定要花一笔钱去修理，希望我能考虑他的处境，格外通融。最后他提出愿意赔偿一百元。看见他那副真挚而又可怜的样子，我接受了他的献议，由于他身上没有现款，我吩咐他把车牌号码、公司电话号码写在一张纸条上，并且署名、签名为证。为了方便，我叫他第二天把钱交到街尾那间商店老板处。他满口应诺，并且说：「我绝对不会骗你，明天我准时把钱送上。」

「也许他也是一个基督徒吧！」我心里想。

街尾那间商店的老板是我的好朋友，当我向他说明一切，他却怀疑那位司机是否言而有信，并且告诉我许多有关顾客欺诈的事件，使人感觉不能再以忠实待人。

果然不幸被他言中，隔日，那司机并没有把钱交来。

「今天也许他太忙了吧！」我心里想。

一天、两天、三天过去了，他真的没有出现。我很想根据纸条上的电话号码，打电话通知那间保安公司的经理，告诉他那位属下的欺骗行为。但是我那刚信了基督教的太太却阻止我。

「如果他为了这件事而被上司停职，不是很可怜么！」她说。

我想想也算了。虽然我不是基督徒，但却认为「被别人欺骗，胜过去欺骗别人。」

现在，每天一要开车上班，看见右边车门那微凹的样子。总是想起那位外貌似乎很诚恳的司机。不知那一天在街上会再遇上他。



22-7-1993

那一条路

想当年，在受训期间，
我心中也是充满了美丽的
憧憬。「得天下英才
而教之，不亦乐乎」

近日在美里日报「竹原」文艺版上，读到画意君的大作“山城烟火，风情梦系列”及“狗”，不禁勾起了丝丝感触。

如果我没有猜错的话，画意君应该是我所认识的一个甫出师训学院门槛，心怀凌云壮志的年轻教师。为理想，为志趣，选择了教育的岗位，为了实现理想，为了达成目标，走向漫漫征途，希望抵达心目中的梦乡，奉献自己的青春与力量。

从繁华闹市，走向一个基本设施奇缺的寂静山城，难免会一时适应不来，寂寞、想家……而至於情绪低落。但看起来画意君似乎无所怨恨，即使有的话，也只是「山城离家太远了一些」而已。山城正可作为一个据点，编织无数无数的梦。这也是画意君以前给我的印象。

我总觉得，画意君所走的，正是我以前走过的路。如果能够，我很想给他一些精神上的鼓励与支持。

想当年，在受训期间，我心中也是充满了美丽的憧憬。「得天下英才而教之，不亦乐乎」这句话，也曾激起万丈豪情。为了亲身体验不同的生活环境，为了接触来自不同阶层、不同背景的学生，实习期间竟拾近取远，自动连同几位同窗，选择到伊干江对岸的乡区小学去试教。也不管当时的社会局势动荡不安，暗潮汹涌，森林中的斗争正炽热紧张。结果出发前夕州保安当局突然宣布二十四小时戒严而不能成行。

完成训练，我也曾带着异样的心情，走向山城，一个几乎平日与外界隔绝，需两天水路才能抵达的河畔据点。在那里，落叶黄昏，偶尔也会有山长水远，游子思归的情绪，但更多的却是白粉满衬衣的侧身於孺子群中，无怨无悔

求，无痴无嗔的度过。

那讨厌的「狗」，我也见过。也听过它“咯、咯”的叫声。那是在另一处乡区。环境应该和画意君目前所在的差不多，开始时，我也惊讶它的怪声。在夜幕低垂中传过来，更增加了黑暗的恐怖与神秘。那巨大的身形，头上的盔块，及背脊上竖起似鳞非鳞的粗皮，像小恐龙，像大蜥蜴，又像「大伯公鸡」。总之是几种形状的揉合，丑陋诡异的长像，使我不想再看第二眼。

村里的人说，屋子发现有这种东西，主人将会很衰。但信不信由你。当它每晚趴在学校墙壁上“咯、咯”叫那段时期，我无意中中了好几次万字。当它跑开而不知所踪后，我连安慰奖也难得中上一次。

一位同事退休了，他在同一间学校服务了三十多年。我半开玩笑的对他说，在同一环境中工作三十多年，不曾被调动。说起来固然可喜可贺，但我总觉得缺少了什么，是太平淡了吧！人生应该是多姿多彩，充满挑战性的，当倦鸟知返，游子归乡时，那一箩箩的甜酸苦辣回忆，将是精神上无穷的财富。画意君，你认为对吗！

股市散户

虽然经过了调整期，股市依然横摆。公牛母熊拉锯战。喘气的公牛斗不过蠢蠢的母熊，前进一步后退两步。

我友阿城，近日忧心忡忡，茶饭无心，询问之下，才知他年前投身股海，恰逢股市滑落，不及抽身。结果被绑住了几十千的资金。

阿城原是一个相当稳重的人。早在去年初，他的一个朋友由于在股市上颇有斩获，怂恿他进场，并且给他贴士。阿城唯唯诺诺，心想！难道股场上真的这么容易赚钱吗！如果炒股的人个个赚钱，那么谁输钱呢？如果投资股票真的这么轻易就可发达，人们何必再辛劳工作呢。那个热心的朋友打了几次电话叫他去开一个买股专用户口，但他因存着这样的疑团，始终没有去行动。

股市综合指数从去年初的六百点上升到七百点、八百点、九百点，最后冲破一千点大关而达到一千二百点，股市出现了许多专家，他们大多数预测综合指教会上升到一千八百点的高峰。前后只不过八、九个月的时间，阿城的那个朋友捞得钵满盘满。结果把赚来的钱又买进去，重拳出击，希望赢个满堂红。

每晚阿城扭开电视机收看华语新闻报告时，总不忘听听股市行情，看到每天股市都报起，不免丝丝悔意。早知听从那位朋友的话去做，应该也会赚到一笔了。

那位朋友也没有忘记阿城。在一个偶然的场合中，匆匆相遇。阿城主动探询是否还可进场。那位朋友表示目前外资涌入本国股市，公牛狂奔，有买有赚，十年仅逢一次，错失可惜。

在那个朋友的提供资料下，阿城花了几几十千，买下了几个听说将会涨的股。

接着下来的日子里，阿城和许许多多的股友一样，每

天抽出时间守在电视荧光幕前，跟着股市的节节上升而心跳。算算看，一粒为一千股，每起一角则一粒可赚一百元；每起一元则一粒可赚一千元。看看已赚了好几千。阿城很想见好就收，却被那位朋友讥千胆小，认为应该起够两元才脱手。阿城马首是瞻，反正赚多一些也没人嫌。

物极必反。第二周股市下泻，竟跌到原来的水平。见财化水，阿城深感惋惜。那位朋友毕竟见过大风大浪，安慰阿城说，这只是银行逼仓，股友抛售的正常现象，股市肯定会回弹。

果然不出所料，股价趋稳后再起，接近上次的涨幅。这时阿城却又舍不得放掉，惟恐明日涨得更高。但是第二天公牛喘气了，跑不动了，不但如此，接着盘价狂泻，从高峰陷到谷底。阿城亏损了，他一错再错，白白失去了两次可赚钱的机会。

这时，阿城不禁担忧了。本来所存的一笔钱是预备购房子的，已与发展商签了合约。阿城手头上的钱可付还屋价的三分之二，到时只要向银行贷款若干，即可轻轻松松的拥有一间新房子了。可是，一时想快速致富，想在股市上动脑筋，投下已有用途的资金。假使在屋子完成时还收不回资金，可就烦恼多多了。

虽然经过了调整期，股市依然横摆。公牛母熊拉锯战，喘气的公牛斗不过蠢蠢的母熊，前进一步后退两步。股友们皆小心奕奕，「逢高卖出，逢低买进」，当股市稍呈生机时，又因股友的套利而顿挫，欲振乏力。阿城是牛市进场，高价买入。望着荧光幕上的数字，距离高价买入的水平还很远很远。颤抖的握着最后的一部分资金，想逢低

买进。但什么时候才是最低呢，天晓得，车子前轮已深陷。倘若再朝前行，连后轮也陷在烂泥中，可就难翻身了，阿城始终不敢再把手中最后一批筹码压下去。

“现在是希望有朝一日，公牛稍恢复冲刺，能把本钱收回来，则心愿足矣。”阿城万般无奈的对我说。

但要等到何时呢！



1-7-1994

人造湖点滴

清晨，人造湖沐浴在晨曦中，分外宁静，对面的加拿大山，薄雾笼罩，发人幽思。

美里埔奕交通岛公园钟塔的时钟，最近又恢复了它的功能，准确报时。尤其是清晨六时与傍晚六时，传出的美妙悦耳声响，清彻嘹亮。告诉人们一天工作的开始；夜幕的降临。

曾有一段时期，建在人造湖中钟塔的时钟不知发生了什么乱子，不受控制，不分昼夜的响个不停。夜间则扰人清梦，白天则令人心烦意躁。那是在它刚操作不久。几天之后，有关方面派人把它的音响系统关闭，成了哑钟。虽然如此，它朝向东南西北四个方位的四个钟面，却时时指示不同的时间，使人啼笑皆非。沉寂了这么一段长时间，现在清音重视，令人倍觉亲切，缅怀。

美丽的埔奕交通岛公园，又称“人造湖公园”。它的湖有二个，一大一小，大的像一个巨型的脚印；小的像一粒腰豆。大的人造湖中有小岛，上面有钟塔。湖上有小船，供游人租用。有用双桨划动的，也有用脚踏动的。无论大人或小孩，皆喜欢荡舟湖上。周末与周日的傍晚最是热闹。湖面上尽是漂荡着游嬉的大人与小孩。湖边竖立着“小心驾驶，一切意外事件概与本公司无关”的字样，令人触目心惊。不知有关方面是否有采取防范措施，或检查船只的安全可靠性。记得初时有救生衣供应，不知何以弃之不用。未雨绸缪，防范未然，千万不要等到事情发生了才来追究该由哪一方来负责。

小的人造湖中建有一个喷泉，可惜效果不理想，湖水稍高涨则水便喷不上来。

美里市议会除了耗费钜款建筑人造湖公园外，也煞费心思设计与绿化它的环境，绕湖广植花木。在榆树、合欢

树的浓荫下有绕湖人行道及缓跑柏油道。在紫荆、凤凰木等盛开时，使人觉得这是一个花园。鲤鱼喷水，雄狮张口，还有维妙维省的长颈鹿，古朴的假山瀑布。表现了巧匠的手艺。

湖边的儿童游戏场，吸引了儿童的兴趣。矗立的健身单杆，也给予成年人攀援表演的机会，毗邻的新完成的美里交通公园，又是一个生活教育实习的场所，是一个城市交通系统的缩影，可让孩子们预习交通规则，实践生活的技能。

清晨，人造湖沐浴在晨曦中，分外宁静，对面的加拿大山，薄雾笼罩，发人幽思。早起晨运的人儿，有的在伸腰踢脚，有的在缓步慢行，更有的在湖边伫立，在深思，在眺望，一切都显得出尘脱俗，与世无争。

傍晚，人造湖是另一番景象。它变得热烘烘起来了。大人小孩，三五成群。有的在行人道上漫步，有的你追我逐，在缓跑道上驰骋。湖上泛舟的也不寂寞，几十艘小船你来我往，穿梭湖上。友人赞谓：“可惜缺了莲花，不然细雨霏霏，烟波荡漾夕阳下，与情侣把臂共游，穿渡莲波，人生一乐也。”

美里市议会为庆祝美里节，目前在人造湖正进行另一番的粉刷、美化。一系列的活动，将在这里展开。请多到人造湖公园，丰富你的休闲生活。

油城今昔片段

那时作为主要粮食的白米，一包一百多斤只售七、八块钱。过午后猪肉一角钱可买三、五斤。一盘面二分钱。打包一大瓶咖啡，三、五分钱而已。

(一)

在当政者的伟大构想中，公元2020年将使马来西亚成为一个工业国。而2020宏愿下的油城——美里，将发展成为一个具有国际水准的旅游城。在此之前，即在公元2005年，美里将优先发展为一个渡假城。一个环境优美，经济蓬勃的现代化花园都市。

这应该不是一个梦想。砂劳越自参加组成马来西亚而获得独立以来，最初几年内忧外患的苦难日子过去了，执政者不需分心他愿，而能致力解决国内民生及发展问题。在全民的努力之下，短短十多二十年间，犹如脱胎换骨，超过以往几十年的发展进度。

美里近年来的市容改变，人口增加，有目共睹。秀玲商业中心的兴建，扩大了市镇的面积，疏散了涌向城市的人口密度。星级旅馆一座接着一座矗立起来，显示商业与旅游业的并进。发展步伐不停，人口的急遽膨胀。刺激房屋业的兴盛成长。由东到西，由南到北，尽是一片欣欣向荣的迹象。

(二)

周日早上秀玲商业中心的家宝道，尽管人来人往，络绎不绝。气氛却显得安祥与宁静，感谢有关当局。在这儿设置了小亭长椅，栽种了绿树红花。让人们在闹市当中有一个歇息的场所。经过了辛劳的工作。周日假期，一些人总喜欢在这与几个朋友喝茶聊天。尤其是一般乐龄人士，爱上这儿阴凉幽致的环境，又可碰碰老朋友，天南地北，谈古论今。十时过后，朝阳照射，人们才渐渐离去。下个礼拜天，他们又会不约而同的聚在这里。也许老年寂寞，在

这里聚一聚，大家可在闲谈中缅怀过去的岁月，抒发长久抑制的情绪。

每个人的一生，都包含着许许多多的故事。有悲壮的，有凄惋的，有平淡的，有愤慨的，都是甜酸苦辣的人生奋斗史。这许许多多动人的故事，发生在这些人身上，与这个地方的发展，这个地方的历史，是分不开的。那天，就是在一个周日的早上，我在家宝道的长椅上坐下来，静听一位白发苍苍的张老伯述说他的陈年琐事与遭际。从他平凡的故事中也可明了这油城过去的点点滴滴。

张老伯是河婆人，他用道地的河婆话对我说。他十多岁就过番，从老家的中国揭西县，经汕头出口，远渡重洋，经过新加坡，落在在美里这个小村子，那是在三十年代。

张老伯最初在油田公司本地承包商的手下做散工。虽然在1912年开始。美里已钻下第一个油井，但是经过了十几廿年后的三十年代，钻油井的方法仍是十分粗糙。是用笨重的打桩法。一锤一锤的打下去。不久，就看得见原油间歇性的，一阵一阵从地上喷出来。如果以原油来比喻黄金的话。当时的美里真可说是遍地黄金了。因为水沟，低地尽是油渍。

其时钻油井技术工人，多来自欧洲及香港等地。本地非熟练劳工，必须通过本地华人承包商雇用，才能参与油田公司的工作。本地劳工主要的工作是建筑火车路，扛抬油管。驳接油管等。由于运输工具的缺乏。本地劳工被雇用搬运油管由美里市区步行到罗东和埔奕区。

张老伯说，铺设油管一天工资一元。散工则一天六角。每周工作两三天。每个月出粮(发薪)十几二十元，已

足够一个月的家庭开销了。那时作为主要粮食的白米，一包一百多斤只售七、八块钱。过午后猪肉一角钱可买三、五斤。一盘面二分钱。打包一大瓶咖啡，三、五分钱而已。

美里的油藏只分布在罗东、埔奕、加拿大山一带。最远曾在目前的药库路一带探测，但没有发现油源。目前大伯公庙附近则有煤气而无原油。开采的原油在本地提炼。炼油厂有二处：一在罗东，提炼从邻邦诗里亚输来的原油；一在埔奕，提炼本地油产供输出。

每天清晨六点钟。工厂汽笛就发出呜呜的吼叫声，催促工人往工作地点报到。七点钟讯号再响。通知技术工人上班。八时最后一次讯号，是呼唤办公室行政人员上工。

三十年代美里市区有几十间商店，皆是用木板建成。居民住所则利用亚答盖顶及做围墙。天旱时容易着火。为了警惕人民小心火患，凡屋子发生火烛被烧者将会被有关当局罚款二十五元。另一种情形，患传染病或出麻疹的人跑出户外也会被当局罚款警诫，因为要防止疾病的进一步传播。

张老伯感慨地说，当局的消防设备非常简陋，曾有一次某处油井意外着火，狂烧了三日三夜。当局通告疏散居民，以防大灾难的降临。在无法可施下，最后雇用一大群人，大家用黄泥渗水，搓成一团团用力丢掷火患处，至大火熄灭为止。这竟是当时最有效的灭火方法了。

钻油井时有些地方底层中空，井架下陷。无论用多少泥沙填入，都如泥牛入海，无影无踪，唯一有效的方法是用大量的棉花、米、糖混和，投入深洞，再盖上泥沙。则必坚固结实，所以有时民间的棉花也被搜购殆尽。

张老伯表示，当年的生涯是困苦的，因为缺少机械，一切工作皆靠人力。油田公司在大山背水塘路建造水库，他和一般工人充当运输工具，肩挑碎石，步行前往。市区引进自来水，只准食用，如被发现偷用自来水冲凉及洗衣，则会被罚款。天然煤气虽已被采用作为燃料，但仅限油田公司内部职员使用，附近山芭屋居民不敢尝试应用，因为传说食用天然煤气煮出来的食物会生肺癆病。「英雄只怕病来磨」，在那个医药不发达的日子里，染上肺癆病或其他重病似乎是一只脚已跨入了鬼门关。对面港的医院是专为油田公司高级职员而设的。普通工人除非得到油田本地承包商的书面推荐，才能获得治疗。但一般人因为对医药的认识不够而怀着恐惧的心理，小病都不愿意延医诊治，尤其视打针注射为毒蛇猛兽，说是毒针，会取人性命。

(三)

一位通晓日语的周姓老伯告诉我，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前，美里有两间的华文小学，一是中华学校，一是华侨学校，中华学校是由当地广府人开办的，学生大部分为广府人子弟。华侨学校则由当地客家人开办，学生大部分为客家人子弟。其时美里的华籍人士以上述两种籍贯人占大多数。彼此由于存着强烈的乡土帮派观念，时时因小事仇视而不和。例如广府籍的油田公司承包商，只介绍同属人士进入油田公司工作。同样客籍承包商也只照顾同籍人士。不过在一些国家民族大事的大前提下，大家也会合作。例如日本侵略中国，华侨捐输救国，上述二校皆收爱国捐，每位学生每日捐一分。但是据说爱国捐最后有些却被人中饱私囊，没有到达国内收捐处。

日本人攻占美里，上述二校被命令教授日本文约三年，所以美里有不少老一辈人士皆能通晓日文。

在日本人攻占美里之前，英国人把油田重要机械零件拆下包装，准备运往新加坡。但因发觉时间不允许，只好把这些机械沉入罗东河上源的埔奕区。却被日本人发觉而打捞寻获，重新安装，半年之后又能生产了。

日本人战败，联军登陆的一段日子，美里海运交通断绝，药物奇缺，许多人都染上疟疾和象脚病。

(四)

美里的地方发展，除了靠丰富的油藏外，农产品的胡椒也功不可没。美里的胡椒出产地最初是在大山背，后期是在都九、巴甘一带，张老伯除了早年替油田公司做散工外，后期则是迁居大山背种植胡椒。在三十年代，已经有人在大山背地区垦荒开垦，栽种胡椒。其时胡椒产量不多，价格高昂，每百斤值八十元左右。后来世界局势不安，缺乏买家，竟降至每百斤八元而已，至战前的无人收购。战后价格再涨，最初是每百斤七十元，各国竞相抢购。在短时期内突然涨至每百斤七百元至八百元之谱。无论胡椒的价格是高峰或低谷，张老伯都曾遇上。所以，光辉灿烂的日子固然有，失望彷徨的苦果也尝过。总之，油藏的发展，是许许多多入辛劳血泪的成果。

浪拉玛的“雷”

眼前一抹闪光，一会儿是惊天动地的霹雳一响，十几秒后又是一抹闪光，接着又是霹雳一响。

浪拉玛的“雷”，忆之怵然心惊。

二十年前。那是在七十年代初，由于工作关系，曾在山镇浪拉玛羁留了好几年。

浪拉玛位於砂罗越第二大河——巴南河的中游。距离省会美里大约一百多哩。是除了马鲁帝外，另一个重要的沿河重镇。

浪拉玛市镇依傍巴南河畔而建，在七十年代，仅是一排十多间双层木板店屋。它是上下游商旅必经之地，除了与美里交易之外，古晋、诗巫的货轮也常航抵，所以货物齐全。所谓麻雀虽小，五脏俱全，它拥有警察局、邮政局行政公署、中学、小学。虽然简陋的警察局只有一位警员，邮政局也只是一位主管兼邮差。比较有规模的政府部门应该是农业部属下的农民训练中心了。这个农民训练中心曾为本地及外地不少农民提供了农业训练的课程。行政公署的行政官，除了处理日常地方行政工作外，也兼任“法官”，解决民间小纠纷。要做身份证，要申请护照，轻而易举就能办妥。

在浪拉玛那几年，可谓尝尽了当地美食野味，河里的白鲮、打巴、白目鱼等等，食之不厌，野味的鹿肉、山猪、团鱼等，常年不断。贵则一斤一两块钱，便宜时一斤三、五毛钱。硕大香甜的果王榴梿一粒七、八毛钱而已。丰收的季节在稍远河边榴梿树下俯拾即是。与友人驾长舟，一、二小时之后往往满载而归。最独特的莫过燕窝，一斤一百多元，爱它味道鲜美可口，时常买来一斤半斤，炖冰糖吃，不亦乐乎。听说目前上等燕窝已涨至每斤两千多元，已成为有钱人的专利品。此一时，彼一时，不可同日

而语。

谈起浪拉玛的“雷”，那真是令人惊心动魄，经历者都会留下不能磨灭的印象。通常大雨前的征象，不外乎风起云涌，雷声隆隆，乌云四合。一般上雨大则无雷，雷声大则雨势小，浪拉玛却是雷，雨兼之。

也许是地理环境的关系，浪拉玛的“雷”。确实与别处不同。当大雨倾盆之际，雷霆也挟着万钧之势，天摇地动的在天空发威。眼前一抹闪光，一会儿是惊天动地的霹雳一响，十几秒后又是一抹闪光，接着又是霹雳一响。之后打雷紧接着闪光，声势越来越浩大，感觉到它逐渐逼近，人们会屏气以待。最后闪光和雷响同时在头顶上，如山崩地裂。过后，声威逐渐远去，爆响威胁解除了，大家暂时松了一口气，然而，几分钟后，“雷神”掉转头，又是振天动地而来，人们又再经受折磨、恐惧。雷电就这样来往奔驰於这块盆地上空，肆意蹂躏，直到雨歇为止。大雨过后，总发现有一两棵高大的榴连树被闪电击中而烧焦。

在他处，我不曾有这样的经历，在浪拉玛，才惊觉这种大自然力量的可怖。第一次，我不在意，当雷声在头顶上爆发时，整个人从椅上被抛落地上。有了这种经验，每当大雷雨，我总凝神静坐，如老僧入定。眼观鼻、鼻观心，神游物外，超然忘我。一会儿，睁开眼，窗外，那雷神独霸苍穹的时刻也过去了。

食水岭之恋

在未达山顶的半山腰转弯处，有小水潭一口，水清见底，无论天旱天雨，它就是那么清澈如镜，从不干涸，从不混浊。

那天，沿着机场双程大道，经过“市镇之门”，在交通灯前，望见帝苑商业中心建筑工地旁侧，一大群土著妇女正在洗濯。不禁心中一动，欣喜的对身旁的艾媚说：「那一定是食水岭的泉水了」。

此后数次经过该处，总有停车一探的冲动。但又恐行为冒失，警吓该处洗濯沐浴的妇女。

食水岭，它几乎要在记忆中消失了。不错，它原就在“市镇之门”的左边。往山顶花园上山必经之道。在无情岁月的摧残下，在现代文明步伐的践踏下，已成了历史的名词。

在几十年前，这里原是一脉青山，由南到北，草木青葱。有叶大如扇的弥猴桃树，有漫山遍野的桃金娘，有小孩喜爱的猪笼草，有管状茎的芦苇，还有许许多多不知名的奇花异草。沿着山脚，是油田公司为探油而筑的沥青大道，由市区蜿蜒而来，到今日“市镇之门”前的交通灯转而向左沿山腰而上，最后抵达山顶则依山势蛇行。在未达山顶的半山腰转弯处，有小水潭一口，水清见底，无论天旱天雨，它就是那么清澈如镜，从不干涸，从不混浊，这就是“食水岭”的得名。

小时，我本住在山脚下不远的森林边缘。每日上学，总要走过那弯弯曲曲的马路。三几同侪，嘻嘻哈哈，无惊无惧。沿途采摘些芦苇管，猪笼草去学校，也令得长住市区的同学爱不释手，争相讨取。后来，我搬到山的另一边定居，也升上了中学。每天，骑着脚踏车上学。早上从山的那一边把脚车推上山顶，然后优哉闲哉的任铁马往下奔驰。傍晚，则从山的这一头推着铁马上山，经过食水岭转弯处，习惯地把铁马停放在马路旁，俯下身子，喝一口清

凉透澈的山泉。令人不相信，许许多多同学都这样毫无顾忌的喝生水，也从来没有人因而生病。大自然的清新，尚未受到污染。荒野的山泉，自然更加净洁。

月换星移，沧海桑田。随着时代巨轮的进展，人口增长的需求。高山已被凿穿，低谷已被填平。今日“市镇之门”的帝苑商业中心，是当年山脉的一段。今日的山顶花园，是往日的低谷。食水岭，不知在什么时候，已改头换面，变化成另一番景象。终年不干涸的水潭，荡然无存。

我总以为，地底山泉，源远流长，必不致于完全消失，必还有踪迹可寻。因此，又一天，乘着一个空隙，我攀上半山腰处，搜索一番。眼前不见泉水涌出。只是铁管引来自来水，贮放铁桶之中，不禁大失所望。山石凹凸，狰狞毕露，如此好山如此水，今日不再。昔日纯真朴实的儿伴，也已不知寄迹何方。食水岭，我为它作了最后的凭吊。

20-6-1995

长路漫漫

“一树桃花、莫道是他
人子弟”

“满园桃李、应当作自
己儿孙”

1995年9月3日，有幸跟随美里省华小董联会主办之美里省华小校长教育访问团，到西马作九天之教育考察旅行。访问团一行十五人，最先由美里飞抵吉隆坡，随即由苏邦国际机场驱车南下柔佛州。第二天由柔佛新山开始，从南到北，途经马六甲、怡保、槟城，再从槟城折返吉隆坡，访问的学校计有新山的宽柔小学第二校、马六甲的育民学校、怡保的圣母玛利亚国民型华文小学、槟城的槟华女子小学、吉隆坡的中国公学及锡米山学校。除了访问学校之外，也参观了各地区与教育有关之机构，如新山之彩虹出版社，怡保之南洋出版社，吉隆坡之RAPID COMPUTER CENTRE、DYNABOOK电脑公司、加影董教总教育中心。在访问考察期间，也与各地教育团体、学校董事部、家教协会等举行交流会，以了解及交换彼此对教育方面的心得，综合考察访问的结果，可说是获益良多，对东西马华校办学、教学方面的差异有进一步的了解。开始时，本想根据此次访问的行程，逐站详细报导，使那些未能随团前来的校长、老师们，也能在文学上阅读到彼岸的教育发展。然而，回来以后，工作繁多，加上俗务缠身，迟迟不能动笔，看看春去秋来，日日蹉跎，连印象深刻的事件也逐渐淡忘，不得已只好退而求其次，仅把一些耿耿於怀，不吐不快的感触略书一二，也好作为这次行程的一些纪念。

在所参观的学校中，除了吉隆坡的锡米山学校外，其他都是各州历史悠久的名校，有的更是名校中的名校，如吉隆坡的中国公学是也。成了名校的学校，都有着一定的压力。必须在学业上，设备上，处处求进步，日日求进步。为了达成这种效果。在学习上，增加语文课的教学时间，

加强辅导、补习是各校最普遍采用的方法。教学时间的增加，完成了教育部规定的范围之后，必须有更多的增广教材，所以采用国民学校的国语读本，或新加坡学校的英文课本，成为一时风尚。在这种情形之下，有的学校六年级学生程度已直建中一、中二的程度了，竞争到这种结果，到底是否必要，小学生要求达到中学生的程度，会配合小学生身心的发展吗！这又是一个见仁见智，备受争论的问题。不过，去年教育部有提出，将考虑给予校长更大的自主权，以处理课程及教学上的问题，如果这样，上述种种安排，将会是更合法化。

成了名校的学校，是关心儿女学业的家长们心目中选择的对象。能够挤进各校窄门的学生，大部分来自中上层家庭。这对提高学生精神及学业成绩是一个极有利的条件。实际上，全国小学受训老师，皆来自本国各师资训练学院，有同样的素质，有同样的教学法，各校学生成绩表现有优有劣，就与彼此的家庭背景有莫大的关系了。所以要提高学生的成绩，从家庭着手是非常重要的。

各校的校董部或家教协会，配合学校的发展步伐，都必须把学校建成设备齐全，应有尽有的地步。举凡图书馆、资料室、科学室、音乐室、体育室、电脑室、辅导室、多种用途大礼堂等等，不可或缺。

教学是一项讲求耐心、耐性的工作，是长期的耕耘，永远的奋斗，为了保持那种孜孜不懈的精神，好多学校都有进行对教师的激励行动，使到老师们士气如虹，永不言倦。至于如何激励，也许是言语上的鼓励，加上实际的奖励吧。

一些学校，墙壁上都画上适当的益智图画，写着行为准则的标语，每一转角处的空间，都放置书架，排列各类有益图书。使到每位学生随时随地不离开书，真是善用每一寸的空间，善用每一寸的时间。然而印象最深的，却是其中一间学校，宽阔的教员办公室前面，不是挂上名人的照片，或山水图画，而是大字写着：

“一树桃花、莫道是他人子弟”

“满园桃李、应当作自己儿孙”

这应该是所有教育工作者的座右铭，也是教育工作者的骄傲。

12-1995

六载结缘

每年，一批批幼稚儿童
进来，接受教育的熏
陶，一批批完成启蒙学
业的少年，陆续奏起骊
歌，奔向四方。

五十年，半个世纪。珠巴中华公学为国家社会造就了许许多多的人才。

犹记进入中学时，那是在1959年春，初中一分为甲、乙、丙、丁、戊五班，共有两百多位同学。这两百多位同学，都是砂罗越美里省与林梦省（当时称为第四省与第五省）的华文小学六年级学生，参加1958年全砂华文小学会考毕业，获准进入中学就读。在这两百多位同学中，最引人注目的，是一位年龄最小，身材最矮的男同学。他矮到坐在椅子上时双足不能踏抵地板。他就是来自珠巴中华公学的赖康麟同学。赖同学小学会考成绩优异，列第四、五省第一名。（赖同学后来学业有成，取得博士衔头，现移居国外）。当时就对珠巴中华公学的标青表现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人生毕竟有缘。1988年年底，有幸被派到珠巴中华公学执教，初次登上那双层木板办公厅及课室，惊讶她的陈旧。光秃秃的校园，长不出青草，是众多学子奔走践踏所留下的痕迹。校舍前是交通大道，车水马龙，人来人往，校舍后是一水长河，和风轻吹，微波荡漾。在这平凡的环境中，却孕育着不平凡的成果。每年，一批批幼稚儿童进来，接受教育的熏陶，一批批完成启蒙学业的少年，陆续奏起骊歌，奔向四方。我正舒解行囊，安顿往日奔波的生涯，投身在这弦歌不辍的环境中，渡过另一番作育英才的忙碌日子。偶尔，我独倚二楼栏干，冥想三、四十年前校舍前寂静的珠巴松沙大道，两旁有辛勤的人们在耕作。从另一幢校舍遥望，“珠巴河边的小故事”浮上心头。

然而，虽是有缘，缘尽缘散。调职函件忽至，在还未衡量得失之际，又得他行，数一数弹指已六年，总算已偿夙

愿，在这工作愉快的地方。

六年的岁月，说长不长，说短不短。在教育的永恒历程中，它是一个不可或缺的衔接环节。在个人生涯中，它是一段经历。经历中的岁月，有苦有乐，有惊有喜、难忘处，八九年度五乙班的呕心训导；为那被人踢中一脚，抱着肚子滚倒地上的足球小将而提心吊胆；那不幸被铅球掷中，头骨下陷又浮凸出来的惊骇；无数次捧金牌的欢悦；为校誉展出而牺牲休息时间的同事们的报告；那优秀班学生为我调职而送来的纪念品；同事的祝福；一点点，一滴滴，永铭心田。

目前，受邀再返珠巴中华公学，参加她的五十周年校庆，目睹她的进展，崭新一排三层楼钢骨水泥课室矗立河畔，巍峨高耸的行政大楼雄视前方，总觉得珠巴中华公学得得天独厚，有经验丰富的资深教育工作者运筹帷幄；有落力而干劲冲天的年轻老师；有素质良好的领导者，更有深明大义，热心教育的校董会成员，作为这般教育先锋的后盾，处处给予支持与鼓励。

校舍前马路上依旧是车水马龙，人来人往，校舍后面还是和风轻吹，河水荡漾。珠巴中华公学将继续她的神圣教育使命，再一个、两个、三个以至无数个的五十年。

泰国去来

他们手持计算机，不必说话，只利用计算机显示出要求的价钱。顾客也不必开口，在计算机上打出自己的还价，双方你来我往，继续谈判，彼此满意即成交。

乘假期之便，带全家途经吉隆坡，前往泰国跑了一趟。西马去了几回，孩子们都不大感兴趣，倒是泰国，初次旅游，异国风光，也带回了几许的回忆。

其实在三年前就已有打算去拜访这著名的佛国，但当时全球爱滋猖獗，彼国更是这种世纪病症蔓延最迅速之地。传说有些爱滋病患者，不甘自己身受折磨，竟伺机找人作伴，利用针管或尖锐物件刺破别人肌肤，让他人也同病相怜，另有非法拐卖孩童，残伤躯体，驱之行乞街头。凡此种种，听之心惊。所以当年虽然在槟威一带逗留颇久，也仅能望彼国兴叹，不敢越雷池半步。

近年这种传言渐息，风声不再那么可怕，决前往一睹这佛国风貌，况且行程上也加以选择，避开南部之风月区如合艾、巴提雅等，直往北部之清迈、边境之清莱，及最大城市兼首都曼谷。

上一次全家出门旅行，小女儿阿比才十岁，一时疏忽，忘了带她的出生证，上不了飞机，结果找来出生证，只能赶上傍晚的一班。这次学乖了。全家旅行证件都带在身上。阿比十三岁了，有了自己的国际护照，上一次她是初次乘搭飞机，处处表现好奇，东张西望，问长问短。这次似乎惯了，和姐姐星语坐在一起，默默寡言，没有特别的喜悦。孩子渐渐长大，好像都不再那么依靠父母了，大儿子大宝几次跟我们一起出门，今年他已出来工作。下一次出门，也许星语也要到外地求学而不能跟随了。

波音七三七由美里飞往吉隆坡只需二小时，由吉隆坡直航清迈，则需约三小时多。清晨六时离家，下午三时已抵达第一站——清迈。

清迈，这个有「方的玫瑰」之称的泰国第二大城市，给人的印象是朴素、宁静、有礼。甫出机场，一位泰国小姐手持名牌在等候。她就是我们在清迈的导游——丽琪小姐。她会英语，亲切的欢迎我们，等候着的冷气旅游车，司机必恭必敬的替我们搬行李，开车门，关车门，随后开动引擎，趋向市区。我询问导游小姐，我们一团一共有多少人。她给了我一个意外的答案，「就是你们四位」。

念书时曾读到清迈这个地方，印象最深的是大象拖着柚木桐的图片。但这次在清迈并没有见到大象拖木的情景。参观的是泰人的传统文化表演，传统手工艺制作、雕刻、制伞等等，泰国政府对于这些传统特色极力加以扶持及发扬，吸引外国游客。

到了清迈，总会想到慕名已久的金三角。从清迈到金三角区域，大约需要五个小时的车程，经过高山峻岭，崎岖弯曲，但路面状况良好。我一直在想，要在这迢迢数百哩之山区建筑沥青大道，工程可不简单，由此亦可见泰国政府对山区民生问题之重视。

旅游车风驰电掣般飞驰，时而攀上高峰，气温突寒，时而深下谷底，雾气迫人。好容易越过崇山，进入平原，回首眺望，尚觉心跳不已。假使转弯处有歹徒拦路讨买路钱，可真不敢想象，好在在离开旅馆时已把护照与重要文件存入旅舍保险箱，身上区区数百元，如有落草强梁，只好打赏打赏。

从清迈到金三角，中途经过清莱，一个相当大的城市。这里已靠近边界了，导游带我们访问一些稀少民族的村落，已抵达金三角的范围了。我们到的一处是在湄公

河畔，对面是缅甸国土，另一边则是寮国境界，旅客来来往往，有欧洲人、有亚洲人，不知其间可杂有毒枭，沿途不曾见到罌粟生长，普通的烟草种植倒是不少。处处崇山野岭。我想起了谢克保所著的《异域》一书。当年中国国共战争时，国民党一支军队曾流入这一带，展开一场生存之战。辗转几十年，江山依旧，人事全非，他们的后裔，就在这广大的异域上落地生根。在口述相传的故事中，可还有他们光辉壮烈的事迹，听说近处有政府准许教导中文的学校，就在一处售卖纪念品的旅客云集地。我们遇见了一些略懂讲华语的人。一个七、八岁，赤着上身的男孩跟在我后面，伸出五个手指细声的说：「给我五拔，给我五拔」。我好一会才明了他的意思。另一位售卖服装的小姐也会讲华语，问她衣服会美吗，她说：「会美」、问她会好看吗，她说：「会好看」，问她纽扣会脱落吗，她说：「会脱落」。

十一月份的清迈，天气已逐渐转凉了，由于十二月份东南亚运动会将在这里举行，到处可见到赶建中的欢迎牌楼和运动会吉祥物的图片。时间不合，如果迟来一个月，倒可赶上盛会。

我们的第二站是中部的曼谷。曼谷是泰国的首都，在清迈南部，两地相距约七百公里。人口将近八百万。从清迈乘飞机到曼谷约需一小时许，走出机场，立刻觉察到曼谷交通的拥挤。到来迎接的另一位导游——朱露小姐，同样口操英语，安排我们曼谷的行程。

曼谷的街道，车水马龙，大大小小可以找到各式各样的车辆，行人道上来往摩肩接踵，五脚基旁小贩云集，炒炸食物油烟。加上车辆喷出废气，令人窒息。指挥交通的

军警童军皆戴口罩。

据导游说，今年是不幸的一年，泰国面临几十年来最严重的水灾，全国八十巴仙的稻田遭洪水摧毁，肯定稻米会歉收，国家当局只好用屯粮来救济灾民。

到曼谷的人，谁都不会错过一睹著名的水上市场与泰皇庙的特色，古老的曼谷原本是一个水上城市，四周有运河围绕，小运河四通八达，其后城市扩建，逐渐发展成目前的样子。但是水上市场仍保留当年的特色，小贩把农产及日常用品用小船载往四处兜卖，吸引了许许多多外地游客。渐渐的，游客生意成了他们主要的目标。因当地人民学习的是泰文，英文只是第二语文。外国人不懂得泰语，当地不懂得外语的小贩，都有一套与顾客讨价还价的方法，他们手持计算机，不必说话，只利用计算机显示出要求的价钱。顾客也不必开口，在计算机上打出自己的还价，双方你来我往，继续谈判，彼此满意即成交，也有一些小贩利用白纸铅笔，写出各自的叫价，以达成交易。我国马来西亚教育普及，一般小贩都可讲几句英语，不需以这种方法交易。

泰国是世界上最大的佛教国家，全国九十五巴仙以上的人都信仰佛教，全国大小佛寺无数，人民自幼受佛教礼俗熏陶，看起来温文有礼。尤其是北部清迈及清莱等地更容易感觉出来。在清迈的一个傍晚，我们想去夜市逛逛，询问一位嘟嘟车司机。他很诚恳的说：「不需坐车，跑路去五分钟就到了。」在我国，有旅客投诉说，五分钟的路程给的土佬兜来兜去刮了整十元。不过，这种淳厚的风气不知能维持多久。

曼谷的泰皇庙，是泰国最大的佛寺，庄严富丽，金碧辉

煌。第一次与第二次世界大战，泰国很幸运没有受到战火的洗礼，许许多多的历史文化古物都能完整保留，泰皇庙即是一例。佛教源自印度，发扬光大于中国、泰国、缅甸而至日本等，所以华人的神佛与泰国的神佛多有相似之处。

曼谷市区人潮汹涌，交通阻塞，空气污染，加上语言不通，使人有欲早离去的感觉，所以在曼谷逗留三天之后，又乘马航班机，回到了吉隆坡。

十一月的吉隆坡，几乎每天都下雨。上云顶那天傍晚，雾锁山头。在缆车上对面不见人。下到山脚，雨势更大，吉隆坡巴士总站淹水，在街旁下车，竟不知身在何处。左奔右跑，截不到的士，仔细辨认高耸的几座大厦，赫然发现所住旅馆就在近旁。

大宝在吉隆坡念书，目前暂时工作。听说我们到来，赶到旅馆来找我们，看他长得高了。少晒太阳，皮肤白皙不少，他跟我们出去吃晚饭，会争着付账，想起他小时体弱多病，不知让我们操了多少心，小学时管得太严，中学时还不定性，让父母呕气。现在看起来懂事多了，为了工作，他不能与我们同游，回程时在机场与他通话，他最后抛下一句：「在联名户口中替我支出两百元给婆婆。」让我心酸了好久。但愿他不要失去求上进的心，不要为目前的工作待遇而满足。

吉隆坡，依旧是那熟悉的几座高楼，不过远处兴建中的国油双峰塔，倒给它增添了别致的搭配。

数日间，又回到了家园。仆仆风尘，带回了几许回忆、几许温馨。

父亲

尽管外人都说他晚年最少享了二十年清福。但是他内心快乐吗！

父亲生病第二次留医，住在政府医院头等冷气病房，我们兄弟妹轮流日夜守候。看着他辗转病床，痛苦呻吟，我暗中祝福，愿他早占勿药，重获健康。深夜里，他梦中惊醒，我趋前探慰。他眼光竟是那么陌生。心中不禁一阵刺痛。

他才七十五岁，并不算很老。可是长期的病痛纠缠，已把他折磨得形销骨立。空洞惘然的目光，缺乏了往日敏锐坚毅的神气。他的生命似乎已到了油尽灯枯的时候了。医生诊断说他患了肺癌，但又不能完全证实。我们总抱着一线希望，希望有奇迹出现。

自我稍为懂事开始，直到父亲重病在床，一晃数十年，我总觉得他的大半生时光是在忧患困苦之中度过的，人生何为！如果相信轮回的观念，父亲今世的的确确是应劫而来，劳碌大半世，尝尽人间辛酸苦辣。如有来世，凭着他今生的克勤克俭，不欺不诈，应能转世积福之家，无忧无虑，不再颠沛流离。

父亲生性耿直，不喜奉承巴结。就因为他这种性格，时常得罪别人。也由于这种性格，对子女一向不假词色，生活上的操劳，使他无暇去了解儿女的心理与需要。传统的管教方式，摧残了彼此间沟通的桥梁。也不知在什么时候开始，我就跟父亲产生了隔膜。严重的代沟，在我们之间筑起了一道牢不可破的“墙”。父亲不但与我的关系如此，弟妹们一个个长大懂事了。也与他隔“墙”而处。也许，我们彼此都曾有心要打破这道无形的“墙”，彼此都曾努力去消除这种隔膜。然而，无形的阻力却使我们距离得越来越远，尽管我们内心都关怀对方，长久的木讷却无法透过语言去表达。父亲曾一度自艾自怨：「生就一副包公

脸，父子父女两无缘」。道尽心中的无奈。

我不知我们的矛盾差错始於何时！源於何地，犹记，我与父亲初见的一幕。那是四十多年前，简陋的码头上人从攒动。一艘来自遥远祖乡的船只抵达这南洋番地，载来岸上香客期待已久的亲人、妻儿。才四、五岁的我，听母亲说父亲在人群中等我们，立刻步履蹒跚的奔上码头。四面张望。人群中跑出一个慈祥含笑的男人，叫着我的名字，并且蹲下来把戴着的工作帽盖在我的头上。母亲随后上来，与父亲久别重逢，欣喜异常。这是我第一次感受到一家人团聚的欢馨。

父亲约三十岁时只身过番，一年后取得准字，才交待水客把母亲和我从唐山祖乡接过来。父亲身无一技之长，过番来也只能在锯木厂做劳工，生活不易，两年后找到一块地，开始披荆斩棘，转行从事农耕的工作，身无积蓄，凡事只能亲力亲为。在困苦贫穷的日子中，“贫贱夫妻百事哀”，父亲与母亲常因家庭琐事而口角，鲜有欢欣快乐的日子。弟妹们一个接着一个出世，家庭负担越来越重，父亲只好再次出外寻工，赚取微薄的工资糊口，父亲重操旧业，在一家锯木厂做一份耗费巨大体力的劈木工作。当时锯木厂半机械化，工人首先必须把浑圆的大木桐一边削平，方便平稳放在锯床上加工锯成木板。父亲做的正是这种劈削木桐的工作。利用一把重有十多公斤的长柄大斧，站在大木桐上端，出尽手力腰力，一斧一斧的砍下、削平。在木片纷落的冬冬声中，汗流浹背，湿透全身。尽管如此，辛劳的付出，仅得到微薄的回酬，仅足以维持简单的家庭生活。苛刻的雇主，无视工人的感受，尽量争

取利润。在这一段受雇的日子里，父亲只是被剥削的对象，是资本家赚钱的工具，父亲在人浮于事的情况下，咬牙忍受，为的是赚一家温饱。但是，不久之后也辞工不干，重回农场。

父亲身材魁梧，壮健非常，而且刻苦耐劳。一把锄头使得虎虎生风。一、两依甲的芭地，一、两年间就种满了胡椒。但是运气不佳。辛劳种下的胡椒刚有收成，价钱已直线滑落。胼手胝足的岁月，只养大了一群子女。1963年大水灾，毕生勤苦种植的胡椒园毁于一旦，使人欲哭无泪，父亲心灰意冷。所以当我与大妹在1965年出来社会工作后，父亲卸下肩上的担子，进入半退休状态。尽管他当时才不过五十出头，但已尝足了人生苦难。

此后二十多年，父亲略略享受了一般清闲的日子。每天，他驾着电单车，到市区找朋友聊天、喝茶，与同年龄的退休人士漫话人生。午后的时间则到园里除除草、浇浇水，生活应该是蛮写意的。但是，人生不如意事常十之八九。也许是在年轻时操劳过度，积劳成疾，老年病痛频频，稍有烦心之事，夜不成寝。再加上与孩子们的沟通出了问题，尽管外人都说他晚年最少享了二十年清福。但是他内心快乐吗！肉体的痛苦。精神的空虚。我们都看得出来，无奈、无助，这种感觉只有亲身体会才最真确，做人父母，做人兄姐，岂是简单。

我刚进入小学念书时，家中人口尚少。只有父亲、母亲、大妹和我四人，家庭负担不重。父亲在工作之余，尚有时间对我耳提面命，谆谆诉言读书的重要。他说有钱人家怕钱被人偷。只有读饱书的人不怕书被人偷，而且风吹

不着、雨打不湿。他时常自己抱怨少读书，只能出卖劳力赚吃。他这番话起初虽对我起不了什么作用，却根深蒂固牢植在我心田。当家里成员增加到八、九个时，经济状况陷入困境。农耕需要劳动力，父亲竟要我辍学在家帮忙。这又激起我的向学决心，坚持要继续完成中学课程，幸好得到母亲的支持，我才能如愿以偿。这件事加深了父亲与我之间的误解和隔阂。但我对他并不怨恨，眼看着年幼者嗷嗷待哺，他的烦恼可想而知。假使能力充裕，他也不可能要我牺牲求学的权利。那个时代的父母及在那种情形之下的父母，能把孩子养大，心愿已足。至于孩子将来的出路，那不在考虑范围之内。现代的父母，不但要把子女养大，还要子女成材，能在社会上立足，才算完成责任。一位朋友告诉我，他的负担比他的父母沉重得多，他的父母以前只需抚养他几个兄弟。而他现在除了抚养教育自己的孩子外，要兼顾父母。他讲得没错，过番来的上一辈父母，尚有其他兄弟在祖乡侍奉高堂，他们主要的是照顾跟前的子女。

父亲在退休后期可说是终日与药罐为伍。市内的中医、西医，以至政府诊疗所、医院，父亲都是常客。他也到吉隆坡、古晋等地往见专科医生，也诊断不出病症所在。医生只能配给镇静剂、安眠药等。长期的服食，安眠药也失去了效果。有人说，他是退休后，缺乏运动所致。

父亲虽是生活上郁郁不欢，仍不失豪气。记得有一次他到法庭上去听审，一位穷苦的同乡一时犯错被判有罪罚款，无力缴付，只好坐牢代替。眼见那位同乡全家陷入愁苦悲痛，父亲毅然掏出身上仅有的现款，再邀得一位认识

的友人共同代缴罚款，免除那位同乡的牢狱之灾。

父亲弥留的那段时期，神态那么安详，倒是我所想象不到的，那是下午放工时分，护士告诉我们，如果我们要把他带回家去，现在正是时候了。我们都明白是怎么一回事。当时，他呼吸接通氧气，闭着双眼，似乎睡着了，沉重的呼吸声，使我们犹豫。如果拔去氧气管，带他回家，会加速他生命的结束。我们情愿多听他的呼吸声，我们情愿他保持现状，在氧气管扶助下，在这世上多停留片刻。

不久护士进来，诊查结果，告诉我们他并非熟睡，而是处于弥留状态。我们只能当机立断，请护士执着氧气管，利用医院救伤车，火速载他回家。一进家门，他咽下了最后一口气。

母亲哀怜父亲一世辛劳，吩咐我们要把父亲的坟地做得风光体面。说来也巧，父亲的坟地依次序刚好购得路旁的一块，前边空地阔大，能作多余的修饰与布置，再向前隔水沟为大路，颇具气派，就象住宅区价格特贵的边间房屋，冥冥之中的安排，好象要给他一点补偿。

20-8-1996

诡异

半夜，我被一阵奇异的
声音吵醒了，仔细一
听，似乎有一只狗嗒嗒
嗒嗒的登上楼梯，然后
是一阵瓶子碰撞的声
音。

那是二十多年前的亲身经历。事隔多年，偶尔想起或与朋友谈起，仍不免心有余悸。

事情发生的地点是在一个滨河的内陆小镇。这个小镇人口不多，一排十多间的木板店屋，居民散居在附近，四周都是森林，对外交通仅靠水路。每周有数趟的货船载来各种日常用品。由于人烟稀少，神奇古怪的传说特别多，什么山神啊、降头术啊、捉鬼啊等等，就好像古代民智未开，一切匪夷所思事情的发生，皆附会鬼神作祟一样。所以光天化日之下，每每有不可思议之事情进行着。

那时我被有关当局派到这个小镇的一间学校执教，学校就在商店的旁边，校舍简陋，只有几间课室和办公室，没有厨房，没有教员宿舍。学校后面有一间刚完成的两层木板屋，是属于一位老伯的。这位老伯在国内受过教育，是一个知识份子。他对这间学校的创办有很大的贡献，很得当地人士的尊敬，对推动地方上的教育事业，当地人士都以他马首是瞻，所以当时虽然退休了，与学校的关系仍很密切。

他大约六十多岁，租了一间木板店，做一点小生意，生活倒是无忧无虑。美中不足的是孤单单一个人，妻儿都在遥远的的祖乡，不过他从不与人谈他的过去，每天除了招呼客人，空闲时总是坐在店前的长椅上，吞云吐雾，烟不离手，默默的望着远处的山林，不知在想什么，听说他晚间非酒不欢，孤饮独酌。也许孤独的他，有太多的过去，往事不堪回首，唯有一醉解千愁。

他住在木板店里，新建的两层木板屋就租赁给别人。楼下的一个房面，租给一个简单的家庭，那是镇上唯一的

警员，他跟太太及一个小女儿住在一起。我与艾媚新婚不久，租了楼上的一个房间。

老人家可能是长期烟酒过量，有一回竟病了，而且病得颇沉重。开始时他尚不肯就医，最后在乡镇众人劝说之下，搭船到几十哩外的市镇延医，一去竟是一两个月。由于病势初起时不加注意，所以病情不但没有起色，反而日益沉重，加上他的心事郁结，缺乏坚强的求生欲，最后药石罔效，与世长辞。

消息传来，使我惊愕了好一阵子。我的惊愕并非害怕，只是感到人生的无常，并对他的一生，深深寄以同情。我曾想到，他是这间屋子的主人，晚间即使听到他熟悉的咳嗽声也不足为奇，他回来巡视一番也是理所当然的事。我想信人死后有灵魂，人世与露界是并存的，他在生前知道我住在这里，死后也应该不会不高兴吧！所以我心理上处之泰然。

老人家出殡时，我随同众人执紼，送他最后一程。过后数天也无事发生。然而，在一个细雨纷飞的夜晚，却让我经历了难忘的一幕。

那天傍晚，下着细雨，天色特别阴暗，我与艾媚躲在楼上房间，心想，楼下的房客应该会把大门关起来，不须我们操心。

十点了，夜深风寒，我们关灯就寝，一躺上床不久就睡着了。半夜，我被一阵奇异的声音吵醒了，仔细一听，似乎有一只狗嗒嗒嗒嗒的登上楼梯，然后是一阵瓶子碰撞的声音，好像是一只贪婪的饿狗，因舔食而打翻了瓶子，那阵阵撞击声相当均匀，继续不断的响着。当时我心中很

着急，叫醒一旁的艾媚，对她说：“楼下的警察没有关门，野狗跑上来偷吃，把酱油瓶打翻了。”

艾媚揉着睡眼爬起来。我拿起床下的一把巴冷刀，打开门栓，停了差不多一秒钟才拉开门。说也奇怪，瓶子的撞击声立时停止，接着是一阵嗒嗒嗒嗒下楼的声音。我用手电筒四处照射，不见野狗，再跑近楼梯口，也不见狗踪，我转身对艾媚说：“野狗跑掉了。”

我们进入房内，我把门拴上，几乎在同一时刻，室外又响起瓶子碰撞的声音，那声音清脆而有规律，不是人所能制造出来的，我心中突然一动，全身起了一阵鸡皮疙瘩，不敢再靠在门边。我紧握艾媚的手，示意她回到床上，我们俩躲在被窝中，大气也不敢吭一声。那阵令人心惊肉跳的碰撞声大约持续了五分钟才停止。

第二天，天色大亮，我们发觉楼梯旁的瓶子仅倒下两个，真是不合常理。我和艾媚交换了意见，认为这是老人家不高兴而发出的警告。原来这座新建的屋子没有厨房，我们刚刚结婚，决定自己举炊，就把炊具搬到楼上大厅，暂时在楼上煮食，我们才「煮」了两天，就发生这种怪异事件，老人家既然有所表示，我们只好另觅房子搬迁了。

后来，我半开玩笑地对艾媚说：“那天晚上，我真想开声讨万字票号码呢！”

踏上黄金大道

遥望加拿大山顶晨雾重
重，清幽出俗。山脚下
双程大道已车水马龙。
尽是赶送学子上学的家
长，及匆匆赶上早班的
勤劳人们。

近来，由于工作地点的改变，每日必须踏上黄金大道。

从鲁哇湾的山顶开始，经过甘榜鲁哇、力豪山庄、海洋公园、假期山庄、砂罗越师训学院、理科中学、都九小学的一段路，目前被誉为“黄金大道”。

几年不经过这条路，再踏上它，已今非昔比。自山脚开始，至砂师训学院一带，新住宅如雨后春笋般冒起。其中不乏结构新颖，设计美观的建筑物。近海处，或山峦间，更是富豪巨贾，社会名流的华夏别墅，富丽堂皇，庭院重重。大道再过去，靠海一旁原是马来人栽种西瓜的土地，现在都被人以巨资购下，四周环种矮脚椰树，除了防止土地被海水冲蚀外，也标志着此地有主，旁人止步的意味，三五年后，这些黄金地带肯定会被发展成另一番景象。黄金大道后半段，几座铁桥的狭窄木板桥道依然令人望而生畏。不知什么时候才能建成洋灰水泥桥墩，以利村民。

说起来，也是与这条路有缘。差不多是三十年前，一位好友购买了一架崭新的九十CC电单车，载我到处兜风。仅拥有“L”牌的他，不敢太过嚣张，载我到这条偏僻寂静的山芭路上奔驰。一路上人烟少见，沙尘飞扬。转弯处，沙层深厚。那位朋友用力一踏油门，性能极佳的新车突然加速急窜，我猛不防而手一松，从后座滑落沙路上，那位朋友浑然不觉，好久才转回头来寻我。这是我第一次认识这条路。

十多年后，那是在七十年代末，我旧地重游，执教于这条路尾端附近的一个乡村。那时候，整条还是沙路。两旁野草丛生。大雨过后，污水积在路面低洼处，车辆涉水连连。水乾后的路面，平滑得不轮铺上沥青。因为当时车辆稀少，路面在三星期内仍旧保持不松散。但是，在漫长

的旱季里，道路使用者可就尝尽了苦头。松散深达盈尺的路面，可使一架汽车寸脚难移，最后落得车轮深陷而动弹不得。其后情形更加严重。因为建筑业的发达，载沙载泥的大型罗里日愈增加，路面已无一日能保持平滑结实，即使清晨大雨倾盆，路面在来往众多车辆践踏蹂躏之下，下午又是松散得像沙漠一样。沿路居民深受其苦，唯有要求当局体恤，分段铺建沥青。当我离开那乡村时，这条路大部分路面已是柏油路了。

六年前，我离开那个乡村，满以为十二年的羁留，从此别后不再来。岂知世事难料，在机缘巧合之下，我又走了回头路。不同的是，这是另一个乡村，是不同的环境，只需走到这条路的半途而已。

每天，由人烟稠密的住宅区，穿过街市，走向纯朴青绿的工作地点，别有一番滋味。清晨，我登上车，扭开汽车收音机，耳边响起的是本地广播的“迎向朝阳”或是西马第五台的音乐节目，都令我精神一振。遥望加拿大山顶晨雾重重，清幽出俗。山脚下双程大道已车水马龙。尽是赶送学子上学的家长，及匆匆赶上早班的勤劳人们。我最喜欢驶经机场路的山顶及丹绒罗邦山顶，远望广阔的原野，起伏的峰峦。阴雨时浓雾笼罩远处的峰顶，迷迷蒙蒙，深邃莫辨。晴朗时雾气依傍山腰，云海浮现。好多的日子，尽在鸟烟瘴气中打转，在庸庸碌碌的得失中追逐，难得有这种超凡脱俗的感受。舒舒服服的呼吸着没有污染的新鲜空气。

穿过药库路，或机场路大交通圈，皆可抵达黄金大道。凉风习习，涛声贯耳。大部分的人都驱车往市区，只

有少数人跟我一样反向郊外跑。由绚烂走向平静，由繁华闹市走向纯朴的大自然天地。每天就在不同的两种环境中往返。朋友们来探询我的近况，我说：“很好”，或许有缘，一切随缘。看！篱笆内的火焰木花朵，一簇一簇，开得那么艳红灿烂，似乎对我说：“欢迎，欢迎”。



7-1995

黄金大道旁的村落

——都九

此处有乡间小店，是村农休闲聚谈之所；有多种用途中心，用以举办各种活动；有小学，是传播文化知识的场所。更远之处是都九上村，有好几家规模不小的农场。

在美里发展大蓝图下，政府致力扩展美里市区的范围。美里扇形广场、河滨新镇的完成，市区中心将逐渐向东转移，除了市中商业区外，东北部远至瓜拉巴南将成为工业重镇，西南的美民公路一带内陆将成为重要的农业区。东南的加拿大山会发展为高尚住宅区、休闲区及政府部门所在地，市区西南沿海一带，由于有沿海大道的计划，近年来亦发展迅速。私人企业家捷足先登，地价飞腾，由鲁划湾至瓜拉巴甘，竟被誉为黄金大道。

X X X X

由丹容罗邦下山后至瓜拉巴甘，这条路原称巴甘路。在这差不多十多公里的巴甘路旁，有两间中学，一间师资训练学院，三间小学，及一间正兴建中的政府宗教中学，这亦是巴甘路的一项特色。另外一项特色是桥梁多，在这不超过十五公里的距离内，大大小小的桥梁有整十座。

X X X X

都九村位于巴甘路五至十公里之处，分为下都九、中都九及上都九三部分。背倚内陆丛林，面对南中国海。

沿巴甘路西南行，最先抵达都九下村。所谓「近水楼台先得月」，都九下村距离市区较近，所以发展较快。罗越师资训练学院及理科中学就处在都九下村的范围内。另外私人发展的住宅，雨后春笋般冒起，如假期山庄、海洋公园、海德公园等等。而在路旁右侧滨海处，则多富豪巨贾的堂皇别墅。

X X X X

都九中村是都九村的中心所在。居户最多。此处有间小店，是村农休闲聚谈之所，有多种用途中心，用以

办各种活动，有小学，是传播文化知识的场所，更远之处是都九上村，有好几家规模不小的农场。

X X X X

都九政府小学是一间华文小学，开办于一九六三年，是当时美里县议会创始的。1973年砂罗越教育制度推行，都九议会小学亦由美里县议会移交政府教育部管辖，改名为都九政府小学。

X X X X

在都九政府小学毗邻之处，政府计划兴建一所政府宗教中学，占地四十多依甲，目前承包商正进行清理地面及填土的工作。明年，一间堂皇庄丽的学府，会巍然矗立在这里。

X X X X

都九区是一个开发较迟的区域，大概在五十年代末及六十年代初，才有大量的人口涌入。这是因为五十年代后期美里农村发生胡椒根腐病。大山背、巴甘及石山等盛产胡椒的地区，大片椒园受根腐病菌传染而死亡。以上地区的椒农纷纷往外寻觅新耕地，结果发现都九这地方适合种植胡椒。这村子随着人口的增加而热闹起来，最初这地区土地价格便宜，每依甲不过数百元，而且外来人士很容易购得。但自七十年代之后美里人口迅速增加，诗巫、古晋居民不断移入。水涨船高，今非昔比，目前要想在都九购置地皮，已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了。

虽然如此，除了都九下村已逐渐被发展为住宅区外，中村及上村仍保持宁静纯朴的农村特色，村民日出而作，日入而息，它是美里重要的蔬菜、水果供应地。

再见“风车”

现在，他们已把它带到了城市的边缘。不是为了赶走鸟儿，只是在重温旧日的玩艺儿，凭吊那将逝去的文化。

繁忙的马路旁，竟有几架风车在转动。

我停下车子，探首窗外，耳边是伊呀！伊呀的声音。

简陋的工人宿舍旁边，长着青葱的包粟，长长的叶子正随风摇摆，建筑工地的伊班妇女，工余之便，在那一块尚未利用到的空地上，播下了包粟种子，不久便长出了幼秧。她们的孩子与丈夫亦不闲着，利用废弃的木片，用巴冷刀削成了几架风车，竖立在耕地的边缘上。就像以往在他们的长屋甘榜，在稻田周围竖立的风车一样，随风快慢的转动，发出伊呀！伊呀的声响，以吓跑那些欲来啄吃谷粒的鸟儿，现在，他们已把它带到了城市的边缘。不是为了赶走鸟儿，只是在重温旧日的梦儿，凭吊那将逝去的文化。

当年，我也曾学做风车。在芭地里找来了日罗东的干茎，或在沼泽地带挖出它的地下根，一刀一刀削成左右两片叶状，中间穿过轴心，用一根支柱立起来，它迎着风儿，急速转动。为了保持平衡，后面替它加上长尾巴。在屋子的旁边，昼夜都听见它转动的声音。

那年，我十岁左右。一家五口人，父亲、母亲、大妹和弟弟，搬迁到乡间居住。父亲外头工作，早出晚归。母亲打理家务，也种些蔬菜水果，不幸，母亲病了，而且病得相当沉重。忍耐不住只好去看医生。结果被劝告住院留医。我带着啼哭的弟妹在家里盼望父亲放工。当晚，第一次尝到母亲不在家的那种徬徨与恐惧。我好担心她的病况。乡间的夜那么寂静，我整晚不能入睡，只是听着那风车“伊呀、伊呀”转动的声音。

第二天清早，父亲带着我和弟妹，到医院去看母亲。母亲含着眼泪，要求医生让她回家。我怕风车发出的声音

吵着了抱病的母亲，把它移到菜园去。深夜里，我仍隐隐约约听得见它的转动，夹着母亲梦中的呻吟。

一个时期，谣传外界动乱，船运受阻，粮食可能断绝。乡间的人奔走相告，大家勤种稻谷。父亲母亲胼手胝足，花了整个礼拜的时间，把那片潮湿的洼地清理妥当，种下了秧苗。秧苗成长得很快，几个礼拜之后就一片青绿，景象美极了。

不久，稻禾结实了，引来了成群飞鸟的窥伺。父亲在田里做了稻草人，又绑了许多空铁罐子，用绳子连接着，并吩咐我间隔不久就拉动长绳，让叮叮当当的声音把鸟儿吓走。拉了几天，我嫌太麻烦，吃着午饭也要出来拉动几次。就把我做的几架风车搬过来，竖立在稻田四周，大风吹来，“伊呀、伊呀”的节奏更响亮，吓得鸟儿眼睁睁的，不敢飞越雷池半步。

上学时，我把一架小巧玲珑的风车，装在脚踏车的车头上，伴着我上学，像别人悬挂国旗一样，威风八面。

人总是会长大，世界也永远在变。不知在什么时候，我把风车给遗忘了，也许它是被别种玩艺所代替，但它确实陪伴过我，在童年的一段时光。

离开乡村好久了，儿时的记忆已越来越模糊，今日好惊讶再见到它们的踪迹。但当那块空地被利用来发展房屋时，这些风车也将失踪了，取而代之的是一排排整齐的住宅。以后，或许它会在另一处发展区地上出现，但不知有多少城市的孩子，还会缅怀它的起源。

三个老人

他们都不是很富有，但
有共同的信念，为教育
下一代而贡献出热诚。

在我的教学生涯中，曾遇见过三个老人。

我教学三十多年，可分为前期、中期、后期三个阶段。前期十二年，中期十二年，后期十一年。前期初出社会，到处为家。能独立谋生，不需依靠父母，倒也满足了闯荡异乡，浪迹天涯的心愿。中期有了家庭负担，动极思静。在一个远离城市的山庄，心无旁骛的专注于神圣的教育工作。结果一呆十二年。这三个老人，就在这两个时期出现。后期是我从宁静的山庄返回城市工作，所目睹的已不再是年轻时那熟悉的市容、市镇扩建、人潮拥挤、夜间，灿烂的霓虹灯光照射著来来往往的人群。迷你戏院、卡拉OK等娱乐场所比比皆是，触目尽是繁华景象，这已是一个新的时代。

目前，这三位老人都已先后作古。然而，他们的言行，他们的处世态度，却一直深印在我的思想中。他们都不是很有富有，但有共同的信念，为教育下一代而贡献出热诚。遥想著几十年前，或更古老的年代，在马来西亚、在砂罗越、在有华人落脚的每一个偏僻角落，在创办华文教育的奋斗史上，都有他们的影子，但是，现在或将来，再也看不见这些例子，就像我的工作后期，再也遇不到这一类长者。因为这一片土地，已渡过了那段披荆斩棘的垦荒时代，进入了另一个新纪元。在金钱挂帅的商业社会中，再也产生不出仅靠热诚的布衣英雄。但是我们不可忘记，今日许许多多的成果，都是他们辛苦耕耘争取得来的。

第一位老人——阿清伯

阿清伯是一位福州籍老伯。当我认识他的时候，他应

该是六十岁出头了吧。半白短发，根根竖直，配上一副看来坚毅耿直的脸孔，黝黑的皮肤，壮健适中的身裁，声音宏亮，步伐稳健，予人一种可信赖的感觉。

那是我第一次离乡，背上简单的行囊，乘船溯源而上，到一间未曾想象过的小学校去体验教学生涯。两座高脚木板建筑物，中间有高架走廊衔接，画成平面图恰是个“H”字。四野胶林丛丛。近处绿草如茵，花木争艳。虽然环境不差，但心中仍不免兴起一股莫名的寂寥，甫出校门，同学一个个奔走四方，有者鹏程万里，继续在学业上求深造，有者在商场上大展拳脚，一帆风顺，有几个像我，来到这举目无亲的远方。就在这时候，我遇见了阿清伯。

阿清伯的庄园，就在学校的旁边，他是学校的董事长，第一天，他把我带到学校，指著简陋的校舍说：“这学校是我们村子的人一手创办的。你可以住在这里。”就这样，我在学校宿舍住了下来。

农村的家庭，大部分是多产的。这村子仅仅十余户，平均每一户人家都有几位孩子上学，凑足开办一间学校的基本人数。

阿清伯本身拥有一个很大的家庭，除了两夫妇外，上有八十多岁老母，下有十多位子女，由于劳动力足够，除了以割胶作为主要的家庭经济收入外，尚维持耕作一个相当大的果园，因为年纪大了，割胶的工作都交给孩子们去做，他每天早上都到隔河对岸的市镇去贩卖农庄里的产品，换取日常必需品。从市镇回来，他绝不闲著，荷著锄头草刀，在芭地上挥使得虎虎生风。

阿清伯不抽烟，不赌博，却嗜好杯中物，黑狗啤能连

干几瓶而不醉，除此之外，咖啡也是经年不断的。

阿清伯拥有一座相当大的高脚木板屋。长长的楼梯，通到宽大的露台，每天傍晚，附近村民在晚饭后，都会到阿清伯的家。大家聚在露台上闲聊。阿清伯总会吩咐阿清婶泡上一壶香浓的咖啡，人手一杯。我也不例外，静听他们上下古今，油米酱醋一番。久而久之，也大略了解他们那种唇齿音特多的福州话。有时阿清伯也跟我东一句、西一句，诉说他的遭际。阿清伯没读过书，不认识字，签署名字时也只能手抖抖的画出自己的名字，虽然如此，村民却推选他为校董会的董事长，他那公而忘私，无怨无悔的服务精神，赢得村民的信任。

阿清伯热情好客，豪爽大方，对我这个异乡客更是照顾有加。每逢佳节庆典，他总不忘叫他的小儿子来请我到 he 家里去，满桌佳肴，再斟上黑狗啤。我推说不行，他却说喝少许无妨。这样三几杯下肚，酒醉饭饱，蹒跚的摸黑回去，倒头就睡。所谓“一醉解千愁”暂可忘记那周围笼罩的寂寞。

我在那小村子住了两年多。有这么一位忠厚老人照顾，倒也适应下来。他时常对我说：“你安心住下来。教师在这里备受尊敬，外边未必会比这里好。”然而，人生志在四方，我总不能蛰伏一生在这毫无竞争的安乐乡，所以，当我告诉他我要到另外一个地方去时，他相当无奈的环境他的乡亲说：“我们没有办法留住他。”

无论如何，他是我闯荡四方遇到的第一位可敬的长者。

第二位老人——徐伯

他大约六十岁左右。高瘦的身躯，略带佝偻。清癯的脸庞，双目冷峻有神，加上不苟言笑，令人肃然生畏，这就是徐伯的外表。

徐伯的身世充满传奇。他原诞生在中国大陆。爱过相当的教育，听说还接受过军训，壮岁南来，在这个傍河的市镇定居。参与当地人民发展教育工作，创办华文小学，并受聘为第一任校长，由于教育制度的改变，数年后他辞去校长职位，转而从商。尽管如此，他仍不放弃服务教育的初衷，继续在学校董事部，担任监学职责，监督学校的活动与发展。当地人士都尊称他“老先生”而不名。徐伯多才多艺，写得一手好书法，也懂中医药。他会看气色，把脉、开药方。当地居民不论华族或加央、肯雅同胞，身染顽疾而找他诊治的也不少，很得一般人的信赖。当地华人习惯称呼替人看病的中医为“先生”，可能他的“老先生”称号就是这样来的吧！

那年，我第一次踏上这块河畔的市镇，人地生疏，举目无亲，忝为学校监学的他，正在河岸上张望。看见我来了，略略露出一丝笑容。以示欢迎，跟著，简单交代几句，把我安置在学校宿舍。之后，很少有亲切的交谈。偶而有，也只是公事上的接触，直接了当。从不拖泥带水。

徐伯经营的是土产及杂货生意。他的店号是一排木板店屋的边间，靠近学校的篱笆，每天，在没有顾客的时候，他就倚坐在店前的长椅上，一边抽烟，一边望著学校，开始时，我以为他在监视著我们的行动，后来才发现他是善意的关怀。有一些顽皮的学生，在操场上不守规矩，或躲在老师视线外嬉戏，他会跑过去警告他们。那些

顽童受了斥责，都唯唯诺诺。家长受到他的投诉，都格外注意督促自己的子女，他就是具有这种不可侵犯的威严。

相处了两年多，从旁人的口中，对他的身世，也有一定的了解，听说他有妻有子，都在遥远的祖乡。在当地只是孤家寡人一个。平时自食其力，生活也算无虑，本著以往作育英才的精神，视当地孩童皆如其子女，严正不阿。不了解他的人，会认为他冷漠自赏，不近人情，了解他的人自会被他献身社会的满腔热忱所感动。每天，他有大部分的时间是坐在店前那长椅上，口中香烟不断，双眼尽望著学校。不管晴天雨天，不管有人无人，也许，他缅怀过去的日子，或是想念著遥远的故乡，与他血肉关连的亲人。晚年寂寞，他应该不无伤感。望著他独坐长椅，烟气袅绕，我心中不禁寄以深深的同情。

一个时期，他不再在那长椅上出现，打听之下，原来他病了，终日躺卧在店中的小房间，咳嗽连连。关心他的人劝他去看医生，他坚持不肯，拖了两个月，病情更加严重，最后在半强迫之下，被送到百哩外的城镇医院接受治疗，诊断之下，证实为末期肺炎，因不能及早延医，已到了药石罔效的地步，过了两个礼拜，传来他溘然与世长辞的噩耗，一个曾为华教贡献过力量的老人，就这样跑完了他的一生。

听人说，“老先生”逝世后的某一个晚上，镇上某间店屋失火，店主朦胧中梦见“老先生”示警，蓦然惊醒，扑灭火种，才不致酿成灾祸，善人善行，总留下他们的神貌。

第三个老人——桦叔

在三个老人中，桦叔和我相处的时间最久，也是最能互相了解的。在最初的一段时期，我们在公事上曾发生了一些误会和歧见，不过在彼此共同的信念下，不愉快的过节消解得无影无踪，取而代之的是尊重与合作。

那是在多年以前，抱著兴奋的心情，从遥远的巴南河畔，转到这个离家较近的村子。这村子约有百户人家，原是胡椒的盛产地。后来胡椒受到根腐病的侵袭，村民改种蔬菜、水果及畜养鸡、鸭、猪等家禽。从市区到这村子，约有二十余公里，中间要经过一段柏油路，一段沙路和一段崎岖的山路，天晴时松沙处处，灰尘漫天，下雨又泥泞深陷，寸步难行。村子里有几辆罗里车，载人，运货都靠它，村民要把农产品运往市区贩卖，必须先一天把它们放在路旁，第二天清晨两三点钟就要在路旁等候罗里车经过。万一迟起而搭不到仅有的三辆车，则只好再多等一天才去。罗里车中午返回村子，下午则无车辆通行。村子里也有三几家人拥有四轮驱动的吉普车和连罗华，仅是私家运用，不收费载人载货，就因为道路不良，沟通困难，村子里相当长的时间还保持著纯朴的农村风味。

那天下午，我甫到工作地点，一位老伯和另外一位人士匆匆到来，那位老伯就是桦叔。他手中拿了一封政府来函，要我替他看。他还直率的要求我在开学时恢复实行星期六上课的一周上课五天半制。他对我说：“只要你肯帮忙提呈申请，教育部一定会批准。”

原来，上一任校长曾因上课五天的问题，和村民闹得很不愉快。在以前还是全日制的时候，附近几间华文小学星期六都有上半天的课，一位在村子执教了十多年的老校长，有

感於当地情况特殊，并征得董事部同意，向教育部申请实行上课五天半制，让老师们能利用周六早上的时间，到政府部门、银行或其他机构处理各种事务，与当地村民有深厚友谊的老校长退休后，董事部竟然要求继任校长重改回上课五天半制。种下事后校方与董事部争执不休的因素。

桦叔给我看的一封英文信，恰是教育部从一九七七年起取消董事部中监学职位的通函。我清楚的把信中内容告诉桦叔，其时我并不晓得桦叔在当时正是执掌监学这个职位。至於第二个问题，我很诚恳的表达出自己的意见，劝他考虑环境的需要，不要再提起这件事而困扰往后董教合作的情绪，最后他是失望而去。不过却接受了我的观点。

桦叔是潮州籍人，不会讲华语，只会讲潮州方言和当地通行的客语。我跟他讲福建话，他用潮州话回答，倒也能沟通。他热心公益，肯花时间，肯花精神为村民解决困难，后来不但被选为学校董事长，也被推举为村长。他有的是干劲，可以随时抛下工作，优先为他人服务，他不会驾驶，家里有一部连罗华，只要他开口，他的儿子立刻载他到要去的地方。有人在背后笑他不自量力，也有某些人因不能满足个人需要迁怒于他，把他骂得一文不值。他孜孜不倦，不计较个人得失的作风，最终还是赢得大家的赞许。本著坚毅的性格，很多政府机关都能来去自如。虽然他语言表达能力不强，但“天下无难事，只怕有心人。”而他就是一个有心人。一个体内充满优良人类传统品格的老人。

桦叔每次都会来叫我写信，道路损坏，写信去工务局投诉，天旱缺水，写信去水务局。部长巡视，他持信见部长反映民情，争取拨款。我有时在想，他终日劳劳碌碌，到底得

到了什么，是名！是利！前者，他也许博得一些虚名。因为附近人人都懂得有他这么一号人物，后者，肯定无多利益。有的话，也只是当局给他每年三几百零吉的村长津贴。

“人生七十古来稀”这句话对桦叔来说是恰当不过。那一年，他病了，倔强的他，不肯去看医生。他对别人说：“我活到这一把年纪也够了。”我去看他，他在病床上睁开眼睛，缓缓的问：“听说你要离开了是吗？”我点点头。他执着我的手说：“你到那边好好工作吧！”

我离开那村子的前几天，桦叔撒手尘寰了。我送了他最后一程，我毫无牵挂的到另一处去开始我的新生活。

3-6-1997

悼去世的祖父

「大难不死，必有后福。」故祖父虽一生贫贱过活，寿仍达古稀之年。

月前接到妹妹来信说，远在故里的祖父在不久前去世了。感伤，是免不了的，然而我并不曾哭出来，我只暗暗的祈祷，祝福祖父在天之灵得到安乐。其实，古语有谓：「人生七十古来稀。」像祖父这样已达高龄八十有三，儿孙满堂，复有何憾。

在我的脑海中，祖父给我留下的印象是很少的。虽然少，但所能忆起的，却是难忘的一幕。另外，在爸妈的言谈中，也给了我多少资料。我深深为祖父生前遭遇的坎坷而寄以同情。据爸爸说，祖父是生长在兵荒马乱的时期。为了逃兵灾，为了寻求生活，东奔西走，最后定居于现在的故里。

从爸爸的口中，我知道祖父生前有着死里逃生的一幕，不晓得是土匪争权，或是叛军作乱。总之，当时家乡中有两股武装的军力，一方败走了，胜方就大肆抢劫。钱银财物，洗刷一空，年轻壮丁，被拉去当挑夫。祖父就是其中之一。那是在蒙蒙微雨之时，一个兵丁一手持伞，一手拿枪，押解祖父及另一遭同样命运之壮丁前进。据说挑夫在工作做完之后，往往也逃不过被杀厄运。祖父为了死中求生，乘押解的兵丁不注意的当儿，假装小解，落后有几步之遥，拔步狂奔。那兵丁觉察后立刻开枪射击。然而由于单手难以瞄准，子弹皆落空，当丢开雨伞双手持枪时，祖父已机警滚落下坡隐蔽处了。对于这件事，父亲时仍津津乐道，且谓：「大难不死，必有后福。」故祖父虽一生贫贱过活，寿仍达古稀之年。

我记得，故里的房屋是洋灰泥砖筑的，上面盖着砖瓦，并不是平常的木板亚答屋。祖父生前是一个能干的水

泥匠，曾见他在屋顶上工作。我大约是四岁吧！当时我们没有和祖父住在一块。祖父，祖母及叔叔们，住在寨中小巷的转角处，爸爸，妈妈及我住在小巷的另一边。我时常跑到祖父门口的石阶上坐着。那是一个端午节吧！那一年爸爸已经到南洋去了。我又去到祖父的门口，祖父端出一碗白色的面条给我吃。祖父给我的印象是慈祥的，虽然我记不起他的脸孔，不知怎的，这幕端午节吃面条的情形永远印在我脑中，虽然我那时才四岁而已。除了这一幕外，别的我就完全想不起来了。

现在，离故里二十年余了，生活在海的另一边，当我一想起祖父，就记起他的慈祥。十几年前，我小学四年级的时候，爸爸叫我写信给祖父，我只依言叙述，并不曾赋以感情的言词。祖父回信称赞我聪慧，我竟无动于衷。近几年，我自己也东奔西走，在家的日子少，很难得知祖父的生活起居情况，但我并没有忘记他。现在，远了，冥阳隔绝，我只是在祈祷，祝福！

11.19.1970

诗巫

红水河畔

秃枯苍老的胶林，显示
年月的久远。宏伟坚固
的红河桥，反映出红水
河镇昔日地位的重要。
背倚坟墓累累，更留下
了历史的记号和意义。

周末与假日的晚饭时间总比平日要早上半个点钟，乘着夕阳，迎着暮霞，林，城与我，每个周末必定踏上红河桥头，漫步红水河畔。

依干江岸，红水河域，据谓这附近正是当年黄乃裳率乡人最先开发之地。秃枯苍老的胶林，显示年月的久远。宏伟坚固的红河桥，反映出红水河镇昔日地位的重要。背倚坟墓累累，更留下了历史的记号和意义。然而，我们的漫步徘徊并不带凭吊的意味；也许，这种成份会有一点点，但充其量也仅是一点点儿。因为抚今感昔是带来伤情的。我们的心中只有喜悦，只有欢畅的共鸣；看到那刚升起的新月，看到那跃落嬉水的小孩，浣溪，白鸭……

这儿距离海太远，遥目河曲又被丛林阻住了，没有「海上生明月」的景致。然而「月落青天外」时的幽情却吸引着许许多多人的共同欣赏。桥头，杆旁，尽是翘首望明月。有一回远游前夕我对林说：「今夕红水河桥明月，明晚我们将在成邦江再看。」遗憾得很，第二天到成邦江时烟雨濛濛，等待而不可得，不禁整夜怀念着红水河桥的月色。

傍晚的退潮，使河水转变为原来的褐色。我们沿着河岸屋宇草地漫步，许多笑嘻嘻的孩子在打招呼。趋前细认，都是以前曾相处过一段日子的附近学校学童。前些时候，到他们学校去实习，现在都成了好朋友，他们有的在追逐，嬉戏；有的在垂钓，有的浮沉在褐水间，嘻嘻哈哈，大闹不已。有的更亲切的拉着我们的手，导游诉说一番。

在红河汇流入依干江的滩头上，我们遥望河上的撒网轻舟。漂漂曳曳，使我又想起年前乡居的生活，泛舟河上的情调。「日暮乡关何处是，烟波江上使人愁。」可能是游

子心情吧，林，城与我都改变了平日戏谑不禁的态度，在滩头运木码头上坐下来。凝望着，沈思着，默默的，让夜幕撒满在静寂中，同来的孩童们似乎也被这种肃穆的空气所感染，端坐在栏杆边，不再顽闹。

河水悠悠，凉风阵阵，渔舟上点了灯光。暮色重重中，我们都不约而同的站起来。回去吧！孩子们互相道别，涤畅在寒意中，我们循原途归去。

9-1970
诗巫

进「补」

“补习”应该是有弱点而加以补救，有不足而加以补充的学习，使到能赶得上正常的进度和目标。

不久之前看到报上一则新闻，是说学生抱怨没有假期。意思是说虽然学校放假，但是学校又开设假期补习班。商业性质的补习中心及家庭补习依然进行，仍旧要上课，所以假期有等于无。

这虽是一则小新闻，引不起社会人士的关注，但它确实是目前学子的心声。反映出现在流行的“进补”给学生们所带来身心的感受。

“补习”已成为一种新兴的行业。一些家长怕子女的成绩赶不上别人，聘请家庭教师为他们补习单科或全科；学校当局怕学生在政府举办的考试中成绩不理想，影响学校的声誉，特别增加额外的下午课外补习、假期补习等等，商业性质的补习学校应运而生，开办早上班、下午班、晚上班。也开设英文补习班、国文补习班、华文补习班、数理补习班等等。项目繁多，不能一一尽录。学生们就在这些学校补习、家庭补习、私人补习间，赶了一轮又一轮，赶了一班又一班。在这种车轮式补习制度下，怎不叫他们身心疲惫，而发出无可奈何的怨言呢！

实际上“补习”两字已被一些人误解而滥用了。“补习”应该是有弱点而加以补救，有不足而加以补充的学习，使到能赶得上正常的进度和目标，而上述形形色色的补习，并不是真正为学生的弱点而补习，大部分流于提高程度的正常授课了。其实，聪明的学生不需要补习，勤劳用功的学生也不需要补习，就好像一个发育正常，身体健康的人并不需要额外的食物进补一样。但是如果目标是为了提高程度，以达到出国或其他目的，则又当别论。但是现今社会的一些家长，也许是：“望子成龙”“望女成凤”

心切，总希望他们能学到最好的，考到最好的，所以不管孩子们有弱点也好，无弱点也好，总之送去补习就是了。而学校方面，为了竞争，为了不输给其他学校，或为了封住社会人士及学生家长的口，也是好也补，不好也补。上面两种情形的补习，由于没有找出难题的症结所在，不能对症下药，往往事倍功半，得不到预期的效果。白白浪费了许多宝贵的时间，造成学生身心方面的负面影响。

我国的教育制度，尤其是目前施行的中、小学新课程纲要，都是由教育专家制订的。教育专家根据儿童的年龄、身心发展及配合国家社会的环境而制订这些课程纲要。经过实验而至全面推行。在这种新课程制度下，学生学习的范围和进度有一定的指南。例如七岁的启蒙儿童，第一学年应该学习到多少的课本知识技能及课外活动技能；学习的时间为多少，假期的时间应该多少。这一切一切，都是教育专家们经过细心的研究、探讨、策划而得来的结论。教育专家的精辟见解，当然不是普通一般人士所能轻易透视了解的。但是像上述那种车轮式的补习风不是已违反了新课程纲要的原则了吗！这样“恶补”出来的学生，会不会成为将来身心健全的国民，也还真是一个大大的问号呢！

小学新课程纲要的概念鲜明而正确。培养学生读、写、算的基本技能，循序渐进，以备为将来吸收高科技工艺技术打好基础。在正常的教学中，对学习快速的聪明学生有增广教育；对学习速度较慢的落后学生有辅导教育，最终务使所有的学生都能掌握基本的技能。根据这种原则，老师尽力教导，学生专心学习，则基本技能方面的教

导，必能顺利达成，也不需要许许多多的额外补习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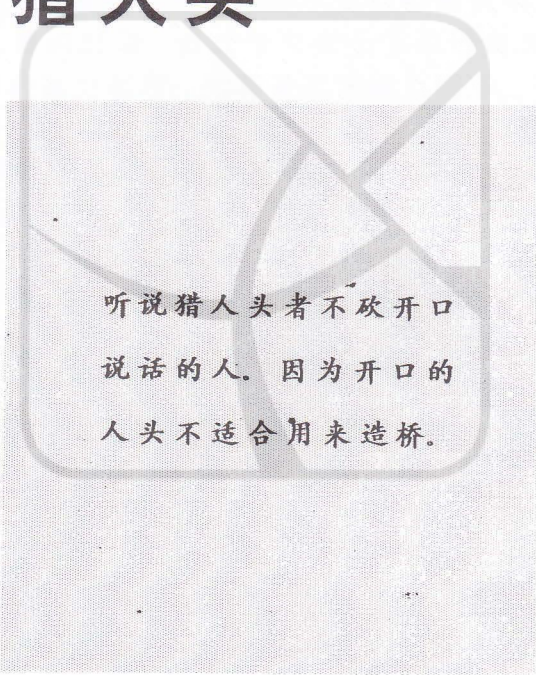
小学只是正统学校教育的起步。如果在起步的阶段的补习制度就把小孩子逼到脸青唇白，对书本产生厌倦心理，何能希望他们在更漫长、更艰难的中学、大学阶段中，快乐的学习呢！

所以，目前流行的小学生补习风气，实际上并没有提倡的必要。



20-6-1993

猎人头



听说猎人头者不砍开口
说话的人。因为开口
的人头不适合用来造桥。

销声匿迹已久的猎人头谣言又开始在美里的乡村间散布了。

事情的发生是在不久前。据说有两位土著青年冒充警员，到某一乡村分发传单，警诫村民有关猎人头者的出动。这种煽动性的谣言一经开始，立刻一传十、十传百，从一个乡村传到另一乡村，也从乡村传到市区。

虽然说「谣言止于智者」，但是真正的「智者」到底有多少。就连笔者那位读过不少书的邻居那天清晨看见笔者拿着当天的报纸时，也不禁煞有其事的趋前来问：「昨天发生的猎人头的事今天报纸上有登出来吗？」我反问他是哪里得来的消息。他竟肯定的说是他的朋友昨天亲眼看见无头死尸。他又说：「如果报纸上没有刊登出来，一定是新闻受到封锁，因为有很多人也都到发生命案的地点去看过。」

看见他那单纯的样子，我反问他：「你会相信有这样的事情吗？你的朋友有没有瞧清楚呢？」接着我指着报纸上一则新闻说一位青年爬上高电压电缆架坠地惨死的图片给他看：「也许是这位死者的头倒插在草丛中而被人误认为无头尸吧！」

记得在小的时候，那是在四十多年前，居住在乡村里，每年到了阴历年年尾，也就是华人新年还没有到来的时候，总是会有猎人头的，在村子里传播开来。那时交通不发达，资讯缺乏。没有报纸，全村子里收音机也没有一两架。谣言一出，没有澄清，没有辟谣。风声就由人的嘴巴，一个一个的传过去。一天、两天、一个月、两个月，一直到大家都听得麻木了，最终也不见有不寻常的事

件发生，再也引不起人们的注意时，谣言就自然而然的平息了。

但是，在谣言传得炽盛的时候，真是人人自危，有朝不保夕之感，村人见面交谈尽是三句不离猎人头。有的说猎人头者的刀是锋利无比的弯刀。只要弯刀一出，被猎头者连喊声未出就头已落地，猎头者只要倒出少许药粉在尸身上，片刻之间尸体就会化成一滩血水，有的说某地正兴建大桥，为了使桥基坚固，有执照的猎头者四处找寻猎物，以每个人头500大元的价格卖给有关当局。有些更荒谬的述说则是，如果时运低的人搭大罗里车经过大桥时，往往会听见桥底传出的喊声：「大罗里来了，大家用力顶住呀！」

呜呼哀哉，怪力乱神，道听途说再加油添酱，怎不使天下大乱呢！

有些小孩子听了大人们茶馀饭后的闲谈，一知半解的到学校大事喧染，更增加了神秘恐怖的气氛，胆小的小学生被吓得心惊胆跳，不敢上学或独自出门口。

那时笔者骑自行车上学，从家里到学校要经过一、两哩的泥沙路，两旁是丛林，平时倒无所畏惧，可是听了同学述说了猎头头事件，总觉得两旁丛林处处危机，所以放学后都是一大群一大群同学结伴回家，而且沿途不断引吭高歌，大声吹着口哨。听说猎头者不砍开口说话的人。因为开口的人头不适合用来造桥。

那时乡村的屋子，都是东一座，西一座，隔好远才有一家，所以平时很难互相照应，在谣言漫天的时候，乡村的人都是夜晚早睡，不敢出门。有一晚，当笔者正熟睡的

时候，忽然被家父轻声唤醒。乍看他手持斧头，一脸严肃的表情，不禁紧张万分，心知有不寻常的事情发生了。全家的人都起来了，大家围在一块，家父手指屋外，轻声的说：「猎人头的人来了。」笔者不禁一阵悚然。屋外果然有着异样的声响，似乎是脚步声，杂着鸡鸭惊恐的叫声，全家人大气也不敢喘一口，只是静静的倾听着。过了一会儿，家父拿着磨刀石，瑟瑟沙沙的磨着斧头，好像要让外面的不速之客听见我们正在准备着，你们千万不要闯进来，另外一方面也藉此镇静自己的精神和胆量。不知过了多久，外面的声音消失了，我们也静静的各自去睡觉。好不容易天亮了，到外面一看，才发觉所饲养的鸡鸭，不见了好几只。所以那一年年终猎人头谣言风波，竟是一些偷鸡摸狗的宵小之流所放出的，目的是制造恐惧，混水摸鱼，大做世界。

现在科学昌明，人民知识水准提高，但对于神鬼之说，还是抱着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的态度；还是怀着不敢肯定的心理。在市区，由于人口众多，在光天化日之下，这样的谣言也许不会引起人们太大的重视与恐惧，只是成为人们闲谈的资料而已。但是在乡区，居住环境不同，人烟分布于各个偏僻的角落，肯定在彼此之间引起了忧虑和惊慌，影响人们正常的作息。

在目前像我国这样一个法治的国度里，无论从那一个角度来看，这种谣言都是站不住脚的，是极度荒谬可笑的事情，我们必须严正自信的驳斥它的真实性，这样才不会误导他人，才不会助长谣言的散播。

但是另一方面，所谓「事出必有因」。既然有人散播谣

言，分发传单，必有其不良意图，我们必须有心理的准备，处处提防，或许是墨七宵小乘人心慌慌的当儿大做世界，或许是犯罪集团制造混乱，以达到某种目的，我们得细心观察。



25-11-1993

礼让

在市区的街道上，车水马龙。要由横巷驶出大道，实在不容易。

某日，往罗东油田区访友，归程时由一支路欲向左转出大路。右侧一辆汽车风驰电掣而过。后面约二十米处，一架电单车接踵而来。正拿不定主意要出或继续停着等待它过去之际，那电单司机仿佛猜到我的心意；远远伸出左手打讯号要转入我这条小径。我不再犹豫，踏动油门转出。坐在我旁边的老陈目睹一切，连声赞道：“这种司机太少了。”

的确，能礼让的司机并不多，但却肯定有。一星期七天，在市区的街道上，车水马龙。要由横巷驶出大道，实在不容易。车子一辆接一辆，好像过不完的蚁阵。但只要耐心地等，不多时，总有人减低速度，示意你转出先行。这时，你最好是回报以一个感激的微笑。每个司机都曾有过进出横巷的机会，所以他们都领教过那种痴痴等待的味儿。自己在横巷，希望别人让路通行，异地而处，自己也该让停滞在横巷的车子转出来，以舒畅交通。最可怕的是，在直路上不愿让别人，在横巷时又强蛮霸道，不顾规则的冲出来，车祸就会发生了。

城市发展，车辆增多。政府安装交通灯，建双程大道，筑行人天桥，无非是要保护市民的生命安全，另一方面也要使交通顺畅，减少人们浪费在公路上的时间。假使人们循规蹈矩，遵行交通规则，必然不会有太多的公路意外事件。事实上却不然，交通意外频频发生，许多人遭遇不幸，实在可悲。

以下是许多公路使用者常犯的毛病，是造成交通意外或交通阻塞的重要因素。

一、车子超速。由于车速太快，往往失去控制，尤其是

弯角处，越出路面，撞上别的车辆，令他人受无妄之灾。

二、在双程大道上，司机不明白使用的方法。往往在外线上慢车，又在左侧割车。特别是电单车，割向汽车的左侧，随时会遭遇不幸。

三、由大路转进小路，应停在马路中线上等待，避免阻挡后来的车子前进而大排长龙。

四、夜间在市区无需开高灯。开高灯会妨碍对面而来的道路使用者的视线。也会照在前面行走车辆的反射镜而今前面车辆的司机感到不适应。

五、在学童过马路的标志处尽量慢驶。无知的幼童随时会从停着的车子前端或尾端窜出来。

据有关方面的统计数字，美里今年头几个月的公路交通死亡事件直线上升，情况令人担忧。有人建议提高考取驾驶汽车执照者的年龄。有人建议对教车学院采取更严厉的管制。然而，培养驾车人士的良好行为准则更重要，喝醉酒驾车；或一手握驾驶盘，一手通电话，皆是不应该有的行为。生命是宝贵的，小心驶得万年船，希望大家都能以礼让的精神在公路上行走。

农药

农药危害人体，是因为它被错误利用，或一些缺乏公德心的人们滥用农药所致。例如含有毒性的果树肥料被充作叶菜肥料，或喷射杀虫剂后没有等到足够的时日就收割出售等。

目前由于有关当局证实巴功河河水含毒素，巴功镇居民自来水中断已超过一星期，当局不排除有人非法毒鱼而污染河水的^{可能性}。农药的滥用祸患，实在是无孔不入。不单止蔬菜、水果，染有农药的残质，其他食品、饮品，不少也受到农药的污染。

笔者少喝咖啡，日前应友人^之约，光顾某咖啡摊，仅是一杯咖啡乌下肚，第二天即感双耳热烫，背部、手部皮肤奇痒，抓后出现粒粒斑点。

这不是危言耸听，而是实有其事。

笔者以前并不畏惧接近农药，嗅到除草剂、杀虫剂等化学农药异味时都能泰然处之，不像有些人会呕吐昏晕。但现在笔者却视农药如蛇蝎。皮肤特别敏感。有如化学试验时所用的试纸一样，一食用含有农药残质的任何食物，立刻产生反应。比检验农药的仪器更敏感，更具准确性，笔者购买蔬菜，从不草率，一定确定无喷农药者才选购。

曾经读过一篇研究文字，是说有一种晚间在灯下扑火的蜂类，螫人之后毒性在人体内不能化解而会累积下来。在正常的情形之下，一个人第一次被这种蜂类螫后只感到疼痛，过后就没事了。第二次被螫时疼痛将加剧而发作的时间也较长。当第三次或第四次遭受蜂螫时皮肤会红肿或呕吐。如果再继续下去最终被螫者会丧失性命。所以该项研究报告提醒人们避免被这类蜂螫伤。

由于农作物害虫日益严重，毒性越来越重的化学农药普遍被农民采用。含有杀菌功用的化学肥料也同样被推介采用。以前人们不重视化学农药或化学肥料的残质对人体的害处，毫无忌惮的食用。有些毒素在人体内不能被化解

或排泄而累积体内。久而久之，由轻微而严重，形成高度的皮肤敏感症，笔者就是这一类人。

根据调查所得，农药危害人体，是因为它被错误利用，或一些缺乏公德心的人们滥用农药所致。例如含有毒性的果树肥料被充作叶菜肥料，或喷射杀虫剂后没有等到足够的时日就收割出售等。

有些蔬菜购买者互相告诫通知，选购被虫咬过的蔬菜必定安全。因为这表示这些蔬菜不曾喷射杀虫剂，所以受害虫侵蚀。实际上这也不是一百巴仙可靠，一位菜农无意中透露，他的菜类不美是因为喷射杀虫剂不平均的缘故，没有喷到之处就被虫咬成一个一个的孔。

一些菜农表示，虫害猖獗，不采用农药根本不会有收成。如果咖啡、可可未成熟时喷上大量杀虫剂，也是可以理解的。所以笔者喝了一杯咖啡乌而中毒，并不出奇。

本州卫生局与农业部虽时时监督农药的使用。但有一些人却罔顾当局的劝告，曾有一段时期本地蔬菜因含农药残质过重而被禁止输往邻国，检定外来蔬菜水果农药残质的含量，监察本地农药的应用，是当前急务。为了人民的健康，教导人们正确使用农药，劝告人们如何避免遭受农药残余的感染；在卫生合作的基础上，看来大家还要加把劲。

爱护图书馆、读者有责

我想，那小男孩一定会觉得奇怪，为什么这些大人没有照老师的话去做。

美里人真有福气，拥有一间冷气设备的公共图书馆。

每当踏上公共图书馆的石阶，一阵寒气扑面，不禁周身凉快，精神一振。尤其是大热天，到图书馆去，既可阅读，兼可避暑，真是一举两得。

如果不太苛求的话，美里公共图书馆实在是令人满意的一间图书馆了。开放时间，除了星期一至星期六是早上九时至晚上八时外，连星期天也开放，时间是早上九时至中午十二时，馆内除了最重要的借书部门外，尚有参考书部，杂志报纸阅览处，视听活动中心，儿童乐园等等。据说除了平常的借出图书服务外，有关负责人也常常举办各种健康活动如讲故事比赛，绘画比赛等让学生参加。每天都有超过千人前往图书馆借书或阅读。

政府要建立书香社会，书香家庭。而图书馆是文化机关，在这方面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地方议会为了贯彻这种主张，拨出钜款改善图书馆的设施。但是，使用图书馆的公众人士，必须作出相应的合作态度，爱护我们的图书馆，才能使它发挥最大的功效。

笔者观察所得，借书者很少能把刚在书架上拿到的书放回原来的位置。尽管告示上清清楚楚的写着“阅读后请放回原来位置”。管理员刚把书架上的书排列妥当，经大家一阵翻阅后，又是杂乱无章，又得劳动工作人员整理一番。读者们不能自律，徒然增加管理员的额外工作。

笔者是图书馆的常客，几乎隔天都到图书馆阅报。这里的阅报处，实在比家里的客厅舒适得多，除了冷气。又有柔软的沙发椅，和不少过二十份的本地、外地中英巫文报纸供人阅读。然而，通常可发现的现象是，报架上只有

零零星星的一些报纸，其他的不是散丢在座位上，就是不知所踪。很难找到要看的报纸，这又是阅报者不能自律的一例。更严重的是一些阅报者也许懒得从沙发椅上再站起来，一股脑儿拿了两、三份报纸独享；有些则抱了两三份报纸，到另一端的画报杂志阅览处去，阅后随手一放，一走了之。根本无视别人的存在。

曾有一次，一位年轻的妈妈带了一个大约五、六岁的小男孩到图书馆来。年轻的妈妈坐在沙发椅上看报纸。小男孩精灵乖巧，看见报章横七竖八的乱搁在报架上，或弃置在椅上，便赶忙不迭的把所有乱兮兮的报纸用报夹夹妥，有条有理的摆在报架上。过后坐在妈妈身边，乌溜溜的眼睛注意着每个阅报的人，当有人不经意离开而把报纸遗在座位上时，他又抢过去把它摆回架上。

五、六岁的儿童，正在幼稚园接受启蒙的教育。在他天真无邪的心灵中，总是记挂着老师的教导，把学到的价值观念付诸行动。我想，那小男孩一定会觉得奇怪，为什么这些大人没有照老师的话去做。

阅报者都是知识份子。知识份子应有知识份子的风范，爱护图书馆，读者有责。不可独占，应该分享。希望你我都尽一份责任，把图书馆维护成一个理想的场所。

涨价种种

正面的加价，合理的涨幅，消费者在衡量之余会加以接受。但变相的起价，却让消费者反感。

自年初开始，各种各类的涨价声不绝於耳。涨风好像不能遏止似地漫延着，衣、食、住、行样样涨，尤其是吃的方面，猪肉涨价了，鱼虾涨价了，鸡鸭涨价了，……。

上周末刚买过每条两块钱的春卷。这个礼拜再去光顾，价格是每条两块三角。又起了三角钱。摊主说这是由于猪肉起价的关系。

以往买五块钱的猪骨头，可分开两次煲汤。目前买五块钱猪骨头，仅够煲一次。有时煲一次尚嫌不足。根据猪肉摊的肉贩说，本地猪肉最近一次起价是在今年三月间。各类猪肉涨价一块钱至两块钱之间。原因是生猪来源缺乏，供不应求。而造成生猪供应不足的现象则是因为现阶段是循环性的低产量期。以一公斤猪肉起价一块钱至两块钱，涨幅不算很大。但由于猪只产量少，肉贩不得不减少每日宰杀的数量，在不愁销售的抢购情形下，有者难免会乘机吊起来卖。

干面也起价了，由每碗一块三角钱涨到一块五角钱。又是猪肉起价引起的连锁反应。但是，市上干面的价格令人感到迷惑，很多年前干面的统一价格是每碗一块钱。过后涨价到每碗一块三角钱。现在市面上除了可以吃到每碗一块三角和一块半的干面外，在有些摊位仍可吃到每碗一块钱的干面。如果干面一碗卖一块钱还是有利可图的话，那么一碗卖一块半可真的是财源广进了。

正面的加价，合理的涨幅，消费者在衡量之余会加以接受。但变相的起价，却让消费者反感。以下是一个例子：

某饮食中心开张时，由于地点适中，交通方便，再加上泊车位足够。一时门庭若市，生意滔滔，引起别处熟食

小贩的注意，纷纷设法谋求租赁该中心摊位。希望能在旺地分得一杯羹。结果真可形容为车水马龙，座无虚席。熟食摊主个个有如猪笼入水，捞得盘满钵满。

可是好景不常，仅仅半年时间，该处有了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变。变得门庭冷落，生意甚难维持，摊户又得寻找其他地方发展。原来该饮食中心有些摊主在生意大好之时，乘顾客竞相争购，应接不暇之际，竟暗中偷工减料。打包一个饭盒，掂起来轻轻如也，内中只有浅浅半盒饭。打包两盒鸡饭，掂在手中还没有别处买的一包那么重。一回两回都是如此，结果老熟客他去，不再回头。可能那些摊主仍感莫名其妙，又要归咎於风水了。

以前纯朴的社会里，做生意以信义为主，讲究的是童叟无欺。目前好像不兴这一套，做生意完全以赚钱为目的，那一行好捞就向那一行进军。继续发展下去，将会造成一个利字当头的社会，人际间的信义必荡然无存。

本地书香

部份食而不化的学生，
依样画葫芦，说他抄袭
又不全是，仅是地方不
符，情节不合，令人啼
笑皆非。

踏入九十年代，北砂的华文文艺写作又渐渐的活跃起来。写作者除了在本、外地报章的文艺副刊写稿之外，华总文教组及其他文化团体也时常举办文化研讨会、文学讲座及其他文艺活动。邀请国内外著名作家及学者主讲。这些活动直接刺激了本区的文艺活动。而本地写作者把自己作品编印成书的风气也逐渐的普遍了。

根据手头的资料，自九十年代初期至目前的四年间。北砂华文写作者出版了不少过十部的书籍。首先是1990年12月间出版的《温馨的日子》。这是六十年代末期美里新声文组文友为纪念往年笔耕而搜集新声旧文稿所编成的一本诗文合集，作者包括晓笛、知庸、煜煜等。接着出版的有劭安的《脚印》(1992)《劭安小品》(1993)、煜煜《荆陌》(1992)、蔡宗祥的《伊班族历史与民俗》(1992)、李笙的《人类游戏模拟》(1993)。砂罗越师训学院木麻黄华文学会出版的木麻黄文集四部(一绿波、二晨曦、三召唤情怀的是闪亮、四趵音的回响)以及日前刚印妥面市的李艾媚著作《我们不孤单》。

一本书籍的出版，不是简单的事情，是作者长时期的心血结晶。本地作者出版的作品，有着浓厚的本地社会，乡土色彩。购买本地写作者的著作，不但对作者是一种鼓励。对推广本地文化事业，也是一种动力。然而本地作者出版作品却面对许多难题，最严重的莫过于作品滞销。一般上本地作者出版一本书，开始多以尝试性质印行一千本。如果没有尽力促销，摆在书店乏人问津，最后尚剩下一大堆不能卖出。这是本地写作者的困境。

笔者曾数次评审一些社团举办的中、小学生写作比

赛，发现了一些学生常犯的毛病。中学生方面，常有写生活或男女恋爱方面的小说，文笔流利，故事情节动人，然而却与我们的社会及生活习惯不符合。这是由于他们平时阅读的多是港台小说的缘故。又如小学生写游记，有些竟会说早上驾车去游动物园、去黑风洞、去云顶去波德申海滩，傍晚又快快乐乐的回家了。这是由于小学生目前阅读的课外杂志如《3M报》、《青苗》、《好学生》、《星星》等，都是西马出版的。西马学生描写驾车去动物园、去黑风洞、去波德申海滩，朝去夕回，合情合理。但在东马，必须搭飞机去呀。部份食而不化的学生，依样画葫芦，说他抄袭又不全是，仅是地方不符，情节不合，令人啼笑皆非。

近年来本地一些报章也效法西马报章，出版儿童周刊，供本地学生阅读。这是一项突破，希望将来他们的游记是描述到尼亚石洞，浪卑尔国家公园、丹绒罗邦海滩、姆鹿山奇景等。

总而言之，我们不但要支持本地写作者写作，更重要的是鼓励购买本地作者的著作，阅读本地作者的作品，使本地写作者的作品在市场上也能占稳一席之地。

更换身份证

我不由自主的被推向
前。在我身侧闪过的人
不知有多少。柜台前小
小的窗口同时挤进许多
只手。好不容易把申请表
格放进去，抽回的手已
是红痕累累了。

小女儿满十二岁了，要申请国民身份证。我年前曾申请更换新国民身份证，有过一次的经验。所以预先把一切所需的文件准备妥当。由于平日早晨工作忙，所以决定在下午的时间去，并且事先提醒小女儿，在下午一点半之前出发，赶在政府部门二点钟办公之前抵达。

一点四十分抵国民登记局门口。不得了，门还未开，一大群人在走廊通道上等待。先到的人围在门口，后到的人一层一层挤上去。较以前戏院首轮放映“猛龙过江”时戏迷抢购戏票的拥挤现象不遑多让。我仅能牵着小女儿站在外围张望。

一会儿门开了，前头的人率先冲入，后排的人亦蜂涌跟进。霎时间，柜台上公文盘中的申请表格已是厚厚一大迭了。柜台工作人员把公文盘倒翻过来，顺序在上面的先给号码。依照规定，登记局上午只处理四十五份申请书，下午处理二十五份。不用说，我的申请书已超过廿五个号码以外了。所以只好败兴而归。

因为开学后小女儿是读下午班的，而我又是在早上工作。所以无论如何，这件事必须在开学之前办妥，所以我决定在第二天下午午饭后立刻前往等候。

第二天下午一时十五分我就赶到国民登记局门口了。还好，只有廖廖几个人，我排在第三位。人们陆续到来。一会儿，又是重重迭迭的围个寸步难移，门开了，后面的人涌上来，我不由自主的被推向前。在我身侧闪过的人不知有多少。柜台前小小的窗口同时挤进许多只手。好容易把申请表格放进去，抽回的手已是红痕累累了。在内室，由于办公时间未到，职员们在冷冷瞧着，这一群失去绅士风

度的人们，像难民一般，为廿五个号码而争先恐后。

接下来，给号码了，我拿到第九号，总算把事情做好了。但后面又是一大群失望者，有的唉声叹气，有的怨诉连连。

就观察所得，跟以前比较，国民登记局的服务算是改善了很多。例如分发号码，在规定限额之外的申请者可尽早回家，不必痴痴的等。另外工作人员的态度也无可批评。但在领取号码的方式上应可改善。在目前这种前冲后推及人挤人的情形下，失去绅士风度是一回事，如有老弱小孩，不慎跌倒，极可能酿成不幸事件。

笔者认为，目前国民登记局走廊处相当空旷，可摆上长椅，顺序编上号码，先到的申请者可按次序坐在椅子上，慢来者发觉椅子上号码都已有主，则可等第二天再来。办公时间一到，工作人员可出来依照椅上的次序派号码。这样秩序井然，既不致影响室内人的休息，也可减少争执事件的发生。

日前首都国民登记局发言人声明，公众人士必须在1996年之前完成申请更换新国民身份证的手续。超过期限者可能会被罚款或监禁，这一声明难免引起部份人士的恐慌而加剧柜台涌挤的现象。如果依照目前美里国民登记局每日处理七十份申请书的速度看来，肯定不能在未来短短的一年多时间，应付美里十多万人口的需求。所以国民登记局增加柜台人手，设立乡村登记服务队，应该是解决这种困境的急不容缓的办法。

传灯的人

老一辈人士所讲的华语，大部分都带着浓厚的方言语音，好多都是错误的发音，带着许许多多的语病。

由美里省华小董联会主办的1995年美里省华小校际华语演讲比赛。日前假美里广播电台大礼堂举行。美里省内共有十二间华小派出代表参加。包括美里县、巴南县及苏必士县的华小。比赛结果，优胜的第一至第五名分别由美里县及苏必士县的四间小学获得。

观看过这次比赛，以及比赛成绩显示，可以得到以下的印象：

一、参加比赛的代表，可说是人才济济，竞争剧烈。除了一至五名优胜者拥有极高的水准外，其他不在荣誉榜内的五名以外到名列十多名者依然是表现可圈可点，令人赞赏。可说是主办当局的大收获。

二、参赛者的华语发音、演讲语调，可说臻上乘。虽然说有些语音方面未能充分掌握，如前鼻音，后鼻音等。但这些都太苛求。须知目前华族各属方言流行，老一辈人士所讲的华语，大部分都带着浓厚的方言语音，好多都是错误的发音，带着许许多多的语病，根本无标准可言，可说是普通的巴刹华语。学生们在这种耳濡目染的环境之下，依然能学得这样一口极近标准的华语，实在是难能可贵。

三、乡村学校的师资并不比市区学校的师资差。上面提过，我们周遭所听到的华语，尽是不标准的巴刹华语，而学生们能在不受污染的情形下，学到一口流利正确的华语，应该是学校老师调教的功劳。这次比赛，乡村学校有着不俗的表现，夺得两个名次，而榜上无名的学校则市区更占多数。所以乡村学校的师资是不弱于市区的学校。而这种训练教导学生演讲的工作，是需要耐性和时间的。所以这次比赛有这样的成绩，参与训练教导的老师，应该得

到特别的表扬。

四、自从政府于1982年施行小学新课程纲要(三M)教学制度以来,在华小方面大家都有一个共识,就是学生的「读」方面,华语发音水准大大的提高,令老一辈人士自叹不如。这是政府在发展华小师资方面的努力成果。在施行小学新课程纲要教育制度之初,由于华小师资不足,政府从西马调派不少优良的华文师资到本州来,填补本地的空缺。自从设有华文训练班的砂劳越师资训练学院,在1983年由诗巫搬迁到美里后,该学院为应付华校华文师资的不足,每年训练出大批的华小师资,派遣到本州各乡区华小。经过这十多年的努力,该学院造就的人才,遍布本州各华小,对提高乡区华小的教育水准,尽了莫大的力量。这可说是砂劳越师资训练学院对我国华文教育的丰功伟绩。而这些由学院毕业出来的教育精英,秉承神圣的教育使命,在本州各偏僻角落,默默耕耘,在国家的发展史上,写下不可磨灭的功劳。

五、华人社会最近又掀起了提倡华语的口号。其实,单单讲华语还是不够的,应该进一步学习正确的发音及讲没有语病的华语。纯正标准的华语,发音清晰正确,语调高低抑扬,听之使人如沐春风,心情畅快。这是长久优美文化累积的结晶。我国广播电台及电视台就有几位可供学习的对象。你我的华语可能都讲得不太符合标准,希望大家能随时更正,随时学习。

难为校长

学校教员不足，工作不能顺畅进行，最感头痛者莫如一校之长。

根据报章消息，西马有几个州的华小严重缺乏教员。尤其是第二学期开学之后，大专院校也接着开课，原本在华小充当临教的SPM及STPM毕业生，在接到大学或专科学院的录取信后，纷纷辞去教职，继续升学，一时造成许多空缺极需找人填补。使到原本师资不足的华小，更是雪上加霜。在目前这种商场公司职位易找，学校教员无人问津的情形下，请临教谈何容易。结果在不得已之下，有些校长只好效法商家的广告招徕手法，在校门拉布条，在大树下或咖啡店贴海报，或亲自造访一些公司及商业学院接洽。

本来国民学校及国民型学校聘请教职员是教育部的责任。然而在现在这种工商业极度竞争的社会里，由于种种因素，青年人都不愿意投身教学。造成师资不足，尤其是华小，情形更加恶劣。学校教员不足，工作不能顺畅进行，最感头痛者莫如一校之长。校长掌管一校的行政工作，直接面对的是教员、学生、家长等一箩筐的问题，除了向教育部负责，也要向学生、家长负责。缺少教员，人手不足分配，影响学生不能正常上课，家长最敏感。难怪校长风尘仆仆，出尽法宝，四处求才。

学校是教育的场所，不同其他政府部门。一些政府部门的职员告假，公众人士往往要等待那位职员回复上班后才能继续办理某些事务。学校则不同，经过教育专家的制定，每位教师每天有一定的工作量，在规定的时间内，必须完成范围以内的工作，教员人手不足，同样数目的学生仍在等待教导，教室内没有老师的管束，学生将会喧闹，秩序紊乱，有时会发生意外，学生成绩会退却。所以校长必须找其他老师代课，加重其他老师的负担，如果成绩不

理想，会受到家长及社会人士的质疑，会受到老师的埋怨，在这几方面的煎熬之下，校长怎能不忧心如焚呢。

本地的华小校长，尚未有听说如西马华小校长那种做法，也许情况还不致於那么恶劣吧。但是他们面临的难题与感受是一样的，所以通过各种管道去物色临教，最后出动董事部在报上刊登广告聘请教员。并提供各种生活的方便，以吸引离校生填补空缺，则是公开的做法。走笔至此，不禁忆起已往，那时任何一间学校有教员空缺，有成群的人排队应徵。有关当局尽可精挑细选，录取被认为最恰当的人选。此一时、彼一时，如果情况需要，也许会步西马校长的后尘，看来，校长真不易为也。

20-7-1995

扩建与登记

岂不知当局这种顾全人民利益的做法，却给了一些头脑快捷的人们一个机会，乘着宽限期大兴土木。赶工扩建。

为了加强及有效的管制州内民房住宅的兴建，1994年建筑法令在今年五月间的州立法议会上被通过。这法令赋予地方议会更大的权力，在其管辖区内，监督住宅房屋的发展与兴建，俾使所有的住宅区房屋更有系统，更加安全，以及更加整齐和符合卫生水准。这项法令将在今年十月一日起正式施行。规定往后所有的房屋兴建或扩建，都必须向地方议会申请准证。而所有的房屋都必须拥有地方议会发出的入伙证。不然就是违犯此项法令。将会被控上法庭，遭受罚款或监禁的惩罚。

由于考虑到那些在这项法令通过前的房屋扩建，有关当局特别规定由今年8月1日起至9月30日的两个月内为宽限期，给所有扩建房屋者合法化他们的产业。也就是地方议会发出简单的表格，让他们根据资料呈报他们的扩建详情。

地方议会通过各种管道，呼吁人民尽量利用这个机会，通过简单的手续，与当局合作，申请以前被认为是非法的扩建成为合法的建筑。否则过了宽限期，当局可能不再通融。由于开始时反应不佳，美里市议会不得不求助于各国阵成员党的协助，四出向人民解释，并设立服务所，协助人民登记。

然而，根据最近的情形显示，距离法令正式施行仅有几天，美里市议会所收回的申请表格跟实际应该呈报的数目仍然相差甚远。究其原因，大家不甚了解法令的涵意而采取观望的态度固是一个因素。而另一个原因，则是长久以来人民所接受的一个信念使然。

在以往，也不知是谁开始的，口述相传，只要扩建的部分没有围上墙壁，就不需要向地方议会申请，也不会受

到当局的取缔。人云亦云，根深蒂固的植印在大家脑子中，所以现在尽管有关当局强烈声明不管任何扩建都要呈报，依旧不能扫除大家固有的信念。而且一般上民宅扩建多数是门前车房或屋后遮阳屋顶，至於扩建成房间者则在少数。“屋后扩建的遮阳屋顶也需要得到批准吗！”一般人都存着疑问。

另外一点，报章上报导，除了市区之外，甘榜乡野的农家也在法令影响之下。这牵涉到的问题更广。农业地的民房，不要说扩建设没有向当局申请，即使是屋子本身兴建时也少有请人绘图的。一代传一代，有的已住了几代。所以尽管当局大力鼓吹，好多人仍不能接受这种要重新提出申请的事实。“难道住了几十年的房子也是非法的吗！”这又是一个疑问。

以上两个因素，使到许多人迟疑而阻碍了登记工作的顺畅进行，当局苦口婆心的再三保证，不会对法令实施前的扩建而提出申请的人加以惩罚，而会考虑在不妨碍他人的基础上给予合法化。尽力鼓励人民利用这两个月的宽限期。岂不知当局这种顾全人民利益的做法，却给了一些头脑快捷的人们一个机会，乘着宽限期大兴土木。赶工扩建，这又是意想不到的产物，看来有关当局又得大费周章了。

直上中一

从以华语为教学媒介语的华文小学六年级，直接升上以国语为教学媒介语的中学一年级，无论在程度上都存在着很大距离，所以这种新措施，对学生、对家长，是一种非常重大的考验。

新学年将于12月4日开始，许许多多家长正为了女直升中一或进入中学过渡班而烦恼。

已往，在政府教育政策之下，修完华小六年级的学生，都必须经过一年的过渡班，以加强国语的掌握能力，然后才升上政府中学一年级，修读以国语为教学媒介语的中学课程。那些欲豁免读过渡班的高材生，唯一的途径是选考国民小学的国语作文与国语理解二试卷，获得最少C等及格而其他科目全为A等者才有机会直升中一。除此之外，那些即使考获6A成绩但没有选考国小国语科者，也只能望中一之门而兴叹。然而，时过境迁，教育部今年放宽条件，凡在UPSR考试中，无论选考国小国语科，或华小国语科，只要理解与作文两张试卷达到C等，一律可直升中一。尤有进者，那些在UPSR考试中国语科不及格，但在四、五、六年级成绩单中国语科达到C等，亦可受到校方的推荐而直升中一。

此一新措施宣布后，引起很大的回响。家长们忧喜参半。一方面子女有机会直上中一，减少一年的中学阶段。一方面又恐孩子跟不上程度而担心。报章上也议论纷纷，各抒己见，当事人左右为难，痛苦抉择。唯恐一步走错，误了孩子的前程。

固然，家长的担忧是可以理解的。从以华语为教学媒介语的华文小学六年级，直接升上以国语为教学媒介语的中学一年级，无论在程度上都存在着很大距离，所以这种新措施，对学生、对家长，是一种非常重大的考验，是一种严峻的挑战。然而，积极方面看，大部分学生同时直升中一，在学习上也拥着有利的条件。

在旧的制度下，能够直上中一的华小六年级学生，大约只有五巴仙左右。这批「稀有族群」必须跟来自国小的学生，以及在过渡班打好语文基础的学生共处一室。所以，他们得付出比上述两种学生更大的代价，才能跟上别人。所以听一些「过来人」的经验谈，这条路真不容易走。但是，现在的情形不同。根据统计，在新的制度下，大约有五十巴仙至六十巴仙或更多的华小六年级学生被批准直升中一，这批人数是众多一族，国语作文与理解二试卷起码都考到C等，可以说是已有一定的水准，升上中一后，仍是与程度相差不远的同学在一起。即使被安排穿插在其他源流学生中，这类学生也一定占了相当大的比例，老师在教学上必会照顾到这批「新客」。尽量给予协助及辅导。这就是所谓的有利条件。这时就要看家长和学生本身的学习态度了。一般上在学业上有优越表现的学生，都是经过苦读的。所谓「业精於勤，而荒於嬉。」如果在一百巴仙的努力之外，再加多另外一百巴仙的努力，肯定在一年半载之后，会渐入佳境。在学习的过程中，越过这一个难关将是一个荣誉。努大加上信心，将会驱走「不可能」的心理魔障。

请机器人抓药

西方标榜人权，崇尚个人权利与自由，事事诉诸法律，以取得金钱方面的赔偿，人际亲善关系淡薄，道德伦理观念荡然无存，实在不值得吾人学习。

不久前在报章上读到，我国一位国家领袖，苦口婆心的劝导国人，千万别效法西方人，动辄起诉医生，蔚为风气。贬低医生在一般人心目中的崇高地位。毁坏东方社会传统的淳厚道德观念。法庭只是解决彼此纠纷的最后途径而已。

自古以来，医生是千千万万人尊敬的对象。所谓「医者父母心」，医生怀着仁慈的信念，本着自己所学，解除别人的痛苦，挽救别人的性命。固然，目前是商业社会，金钱挂帅，人人向「钱」看，医生亦不能免俗，多多少少影响了医生在人们心目中的形象。然而，医生的工作，毕竟有别於其他大众行业。既成为医生，昼夜二十四小时都有应召赴诊的义务。一位律师，一位其他行业的执行人员，可以拒绝在非办公时间内的任何工作。但是一位医生则完全不同。病人垂危求救时，必须从睡梦中爬起来，或立刻放下手中的饭碗，履行诊治病黎的工作。这种牺牲个人生活享受的事实，岂是其他行业人士所能比拟的，又岂是「钱」所能完全补偿的。人非万能，岂能无错。所谓「智者千虑，必有一失」，偶而疏忽造成的错误，如轻易被怪责起诉，不但打击医生专业者的信念，也树立了社会中一种不良的风气。

当然，医学界也有一些害群之马，不能敬业乐业，犯了一些不应该犯的错误。例如报章上报导的把剪刀、棉花留在病人体内，使病人饱受痛苦煎熬。或不能对病人细心诊治，罔顾他人性命。这些是应该得到惩罚的。

除了医生之外，教师同样被当作是一种神圣的工作，肩负教育儿童的重大责任。作为一位教师，必须有专业的精神，处处以身作则。除了在学识方面的教导外，更重要

的是道德行为方面的督促，行规蹈矩，给人树立良好的学习榜样。稍有行差踏错，必致遭来闲言闲语，所以，普通人可做的事，教师未必可做；普通人可讲的话，教师未必可讲。作为一位教师，所谓人类灵魂的工程师，行止处处受限制，同样也牺牲许许多多的权利与享受。为工作而忘我，为教育未来而孜孜不倦，偶有教学工作上的疏忽，在所难免，同样不应该随便被起诉。

西方标榜人权，崇尚个人权利与自由，事事诉诸法律，以取得金钱方面的赔偿，人际亲善关系淡薄，道德伦理观念荡然无存，实在不值得吾人学习。

试想，如果有这么一天，医生、教师不再受到尊重，随时随地有被拉上法庭受审的机会。医生、教师人人自危，有谁还敢给病人忠告，劝病人接受手术，有谁还敢大声苛责学生，体罚学生。在那种情形之下，只好请万能的电脑开药方，请机器人抓药，或一切教学工作，皆请机器人与电脑代劳了。

三年评估

天才学生可跳级，中等学生可按步就班在新学年升上四年级，而最差的一组，何妨重读三年级。

教育部将在今年8月间，初次施行小学第一阶段评估考试，让所有在1996年就读三年级的学生参加，以鉴定他们的程度。教育部会根据这项考试的成绩，甄选表现特出的学生，在1997年新学年开学时，直接跳级至五年级就读，使到这批聪慧而有潜质的天才儿童，能缩短在小学的学习时间。

自从这个制度被宣布后，引起不少社会领袖及教育界人士的评论。大家咸认为这是一项积极与公平的措施，使到天才不会被埋没。对达到2020国家宏愿，是一种相得益彰的做法。虽然有一些人士忧心忡忡，担心跳级学生会跟不上程度而持相反的看法和意见，当然，这种忧虑是可以理解的。我们都知道，小学一年级至六年级共分为两个阶段，即一年级至三年级为第一阶段，四年级至六年级为第二阶段，通常第一阶段升上第二阶段，即由三年级升上四年级，中间会有一个较大的距离，就好像由小学六年级升上中学一样，科目，课程都有很大的改变，会令到许多学生一时无所适从，功课加重了，科目深奥了，要经过一个时期才能习惯，小学三年级升上四年级在功课上虽然差别没有那么显著，但科目加多了，功课加重了，却很容易发觉到，既然从三年级升上四年级已有这样的差异，如果从三年级跳至五年级，不是更加匪夷所思吗！为了解除人们心中的忧虑，严格监督这种考试的执行，包括出题、批改方面的要求是必要的，如果通过这项评估考试，在基本技能及思考能力表现佼佼者，跳级后在学习上是不会遇上什么难题的。

由于先天智能发育的快慢不同，再加上后天的勤勉与

否，同年龄的同班学生，学习的成绩表现一般上可分为上、中、下三个等次。上与中的两组在跟随正常的学习程序上不会有什么困难，但下的一组，也就是缓慢的一组，在正常的学习上就会感到困难了。这一批也就是在考试中将会落第的学生，如果教育部宣布的小学三年级评估考试，除了当作甄选天才的作用外，也可鉴定那些是中等生，那些是落第生。天才学生可跳级，中等学生可按步就班在新学年升上四年级，而最差的一组，何妨重读三年级，缓慢的一组经过重读一年，肯定在学习上会有所突破，我国小学自动升级制度施行以来，有些学生经过六年教育，连最基本的技能都不能掌握，如果能给予重读，一定能减少这种现象，在这种情形之下，天才学生五年完成小学教育。普通中等学生六年完成小学教育，落后的一组则七年完成小学教育，这也符合1995年新教育法令五至七年完成小学教育的原则，兼容并顾，一举而数得。假使能这样，这项小学三年级评估考试会显得更完美和有效果。

毽子

近代，中国的河北承德，被称为“踢毽之乡”，家家户户，街头巷尾，人人都踢毽子。

为配合庆祝今年度本州州长七十三岁华诞，以及提倡各民族传统游戏，马来西亚红新月会美里分会将于9月26日下午二时卅分假红新月会会所举办一项华族传统游戏——踢毽子比赛，公开让美里区各源流小学生参加。比赛分男、女个人赛及男、女团体赛四组。男、女个人赛以左脚内侧踢、右脚内侧踢、左右脚内侧交替踢三项技巧为评审标准，而队际赛踢法则无限制，可自由发挥。目前已有十多间小学响应，报名参加。

提起踢毽子这玩意，在本地近三十年来已不见有人玩了，所以现在的学生可能不知道何谓毽子。但是在三十多年前，在华小，尤其是乡区的华小，踢毽子是一种非常流行的活动。这是时代环境使然。三、四十年前的乡村农业社会，物资缺乏，学生很难购买到各种玩具，他们仅能利用周遭的材料，自己制作玩具。例如用鸡羽毛、硬纸皮制成毽子来踢，用粗麻绳来作跳绳，在沙上划地作棋盘……不像今日在市场上可买到各种各样的玩具，单单球类这项目，就可以买到几十种的球。其他如益智棋类、积木、运动器材等等，不胜枚举。这些多样化而又能随时用金钱买到的玩艺，更能引人入胜，使人废餐忘寝，自然而然的取代了已往那种单纯的跳绳，踢毽子等传统体育游戏项目了。

其实，踢毽子是一项非常好的运动。它主要是训练人们使用双脚，常听人们评论说，华族擅长用手的运动项目。所以世界上顶尖的乒乓、羽球运动员，多数是华人。世界上最多观众的世界级足球赛，场上很难发现有华人球员。因为华人的足下功夫远远不如他人。如果利用踢毽子来作初步训练，对足下功夫应该大有裨益。所以提倡这种

传统活动，是值得大力支持的。

据说，踢毽子发源于中国，源远流长，在北魏时已相当流行。唐宋年代，民间踢毽子非常风行，踢法也有许多的发展与变化。而后民间艺人以杂技方式表演，技术出神入化，毽子随心所欲，绕身不坠。近代，中国的河北承德，被称为“踢毽之乡”，家家户户，街头巷尾，人人都踢毽子。

制作毽子的方法简单，用鸡羽毛、厚纸皮、小铁丁、橡胶圈做材料。厚纸皮剪成圆形，直径约3.5cm，四、五层厚纸皮作垫，用小铁丁穿过中心点，再用橡胶圈把鸡羽毛札在铁丁尖端即成。如重量不足，垫下端还可加上一块大小相同的胶片，使它更容易受控制。

踢毽子的技巧和花式很多，普通的踢法有内侧踢、外侧踢、内外侧踢、内侧交替踢、脚尖踢、膝踢、脚尖停毽等等。这些技巧和花式都可进行比赛，以踢得多者为胜。

除了个人比赛外，也可进行队际赛。三个人为一队。球场长12公尺，宽6公尺。中间挂一长6公尺10公分，宽76公分的网。网高44公分。三位球员分站三处成三角形，有如马来族之踢藤球，踢法也大同小异。比赛时，它有排球的规则，饶有趣味性，又极富健身价值。

谈晓笛与征帆的诗作

其实，人有七情六欲，
诗人尤其感情丰富；激
昂、痛苦、欢欣、悲伤，
皆可呈现于诗篇上。

近日借阅友人藏书《新马文坛人物扫描》，意外发现旧文友晓笛与征帆亦名列其中，不禁深感欣喜。当年一短时期的淡淡光芒，在文学的历史上也留下「雪泥鸿爪」。

《新马文坛人物扫描》乃马来西亚著名作家马崙先生所编撰。全书搜集了1925年至1990年的165年间，新马华文文坛的三千多位写作者，给予简单的介绍，是一本不可多得之工具书。

本书对晓笛的简介如下：晓笛，东马砂劳越州写作者，原名贝XX，是美里的“新声社”的主要负责人，作品散见当地多种报刊。

对征帆之简介如下：征帆，七十年代初东马砂劳越写作者，本名陈XX，与煜煜、知庸、晓笛、晓蓁、皎影等文友，在美里组织“新声社”。

晓笛与征帆皆是美里60年代末至70年代初的华文写作者，擅长写诗。尤其是晓笛，当年对新诗与现代诗有相当深入的研究，诗作甚丰，散见于本地各报章及外地文学杂志。有人批评他的诗愤世嫉俗，而且充满了灰色。其实，人有七情六欲，诗人尤其感情丰富；激昂、痛苦、欢欣、悲伤，皆可呈现于诗篇上。在《温馨的日子》这本合集中，收录了他十多首的诗作，「失调的日子」、「灯下，年轻的心」、「悼父篇」等，都是感人的作品。又如下面一首“当你还年轻”，把赌徒的心态，描绘得神灵活现，令人深省，是讽世警世之作。

「当你还年轻」

晓笛

就将希望寄托在：
腥红漆黑的
黑挑红心梅花棱角上吧！
当你还年轻
且让数字铸成
刺激紧凑兼恐惧
消你精力馁你志气
侵你青春蚀你理想
突你瞳仁制你脉搏
去追寻 去碰巧
厄你心室你息
钉死老伯皇公妹
念念于腥红的数字
难忘 敌方的上下起落
且把时间工作遗忘
将命运制于方桌
一局一局又一局
当你疲倦沮丧时
燃一根香烟吧
让星火燃去懊恼
让轻烟带去沮丧
更让烟蒂 一断断的烧去
时间 金钱 壮志 雄心
仰视 以一脸茫然
全副不在乎

来个深呼吸吧
吐出串串圈圈
套住一个又一个憧憬
圈住一个又一个希望
塑造一个又一个奇想
更把
理想圈在圈内
现实抛在圈外
(一旦 圈散圈破
理想、现实又将安好)
再来一局吧
趁你还年青的时候

征帆也是一个文学爱好者，富有文学细胞。他的作品不多，但清新可读，感情丰富。在《温馨的日子》这本书中，只收集了他六首诗作。如下面这首「惘惘」，虽然仅是聊聊数行，但作者的心境、感受，已表露无遗。尤其是第二段，希望的幻灭，充满无奈。

惘惘

征帆

时光拖着轻盈的步伐，
悄然离去，
没留下丝毫痕迹，
除了谈谈哀愁——在心里。
X X X X
我撒下希望的种子，
盼望春的到来，

却因疏于施肥，
幼苗在春雨中枯萎。

又如下面一首「月明之夜」，把游子的情怀，用优美的文句，表达在字里行间。这应该是作者亲身的体验吧。

月明之夜

征帆

踏黄叶片片，
踟躕于花前月下。
仿佛在追寻往日的幻梦，
又似乎在慨叹岁月之无踪。

X X X X X

猛抬头，
月已均匀；
椰叶已不再因疑惑而起舞，
虫儿也不再为渺茫而呼唤。

X X X X

游子啊，你有明月为伴，
该也不再感到孤寂；
静静把掀开心灵之窗，
接受明月的抚慰。

在文学创作上，写诗是不容易的事情。晓笛与征帆年轻时都有诗才，可惜不能坚持，三几年就停笔了。这也许是生活环境所逼吧。假使他们当年能继续不辍的创作，一定会有不凡的成果。

读《红尘有泪》

途后，来到僻远的犀鸟
之乡，在木麻黄下，又
找到了传灯，掌灯的继
承者，重新燃起了希望
之光。

认识庆平兄，是在一九九三年初。那时他在美里砂罗越师训学院当华文讲师，由于知晓我与友人出版了一本《温馨的日子》，他邀请我为师训学院的木麻黄华文学会学员作“散文写作”的专题演讲，此后常有见面，我邀他加入笔会，他欣然答应。

庆平兄文质彬彬，谦恭有礼，处事勤勉坚毅。自成为笔会会员后，对各种活动表现积极，落力奔走，合作愉快。去年，我们约定一年后要各出一本书，但是，当我把旧稿重新整理一番后，才发觉质与量皆不足，不敢付梓，这都是平时懒散之累。反观庆平兄言出必行，第一本著作《红尘有泪》依时出版，相较之下，不禁汗颜。

庆平兄出生于西马霹雳州的班台，毕业于马大中文系。《红尘有泪》是他近年来作品辑集，列为“笔会丛书”第九本。本书为二十八开本，厚一百七十多面。共收集了三十七篇文章，大部分为遣怀之作。

大略读过《红尘有泪》，对作者近年遭际，会有一个大约的轮廓，作者大学毕业后，曾被派往北马一带执教数年，就像大多数的人类灵魂工程师一样，在甫出校门，投入工作的时刻，付出了满腔的热情，孜孜不倦，有教无类，总希望作育英才，薪火相传，然而，在各种客观环境下，有时不免饱受挫折，不能贯彻既定的方针，打击已往的信念。迨后，来到僻远的犀鸟之乡，在木麻黄下，又找到了传灯，掌灯的继承者，重新燃起了希望之光。所以，“红尘有泪”、“倦客梦”、“木麻黄下”，是全书的重点，透露作者的心声。

“身在他乡为异客，每逢佳节倍思亲”，作者离乡背

井，虽为传播文化种子而来，但每逢冬至，每届中秋，仍不免思乡情切。在遥远的彼岸，「阿婆煮粽」、「阿妈挂心」。切切亲思，不能自己，所以书中抒情遣怀之作，占了大部分。“渐行渐远”、“首经冬至”、“回首、蓦然”、“流云无心”、“望月怀远”等，尽是伤感情绪，念念不忘故乡圆月。这些初稿，曾在“笔汇”文艺版或“笔汇文学半年刊”上发表，每每读后，令朋友们担心。惟恐「空白待归家」成真。笔会人丁单薄，难得投缘筹策。不能久留，损失巨大。然而，接着下来的“婚书”则似乎峰回路转，柳暗花明，让大家放了心。看起来犀鸟之乡会是庆平兄漂泊旅程中“落脚之最后一站”吧！

庆平兄对佛学素有钻研，作品遣词用字好多与佛家用语有关。个人行为修养，也颇受佛家思想影响，散文表露作者之思想感情，行为标准，书中可见一斑。

总之，《红尘有泪》一书包涵优良的传统道德观念，有华人传统文化思想，有不同的文学表现手法，值得推荐一读。

笔会丛书系列

- 一 解冻的时刻 (评论)
田 农 RM 10.00
- 二 蜕变 (小说)
劲 安 RM 8.00
- 三 我们不孤单 (散文)
李艾媚 RM 9.00
- 四 羽岛独行 (诗集)
林下风 RM 7.00
- 五 本南人文化的变迁
(研究)
蔡宗祥 RM 12.00
- 六 那季秋色 (小说)
煜 煜 RM 10.00
- 七 牛场村杂笔 (散文)
徐 然 RM 8.00
- 八 不想回家的孩子
(散文)
李艾媚 RM 10.00
- 九 红尘有泪
清 平 RM 12.00
- 十 美里省社会发展史料集
(史料)
徐元福
蔡宗祥 RM 39.00



ISBN 983-9473-01-8



9789839473018